

英宗大王實錄

卷之二十一

自己酉正月初一日
至己酉三月二十九日

0230135
1104



230135

昭和 7. 10. 1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英宗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體天建極聖功神化大成廣運

開泰基永堯明舜哲乾健坤寧翼文宣武熙敬顯孝大王實錄卷之二十一

五年清雍正七年正月朔丙午下諭勸農于八道兩都○以朴弼均李宗白為奉教

趙尚行為檢閱○庚戌宣惠廳啓 國恤發鞠後下玄宮前 山陵朝夕祭奠

封進生物有分定各道別單書入之例今此 王世子喪依前例以九種磨鍊

以入 命一尾外并減半封進○上引見大臣備堂領議政李光佐陳錢貨之

弊 上問永罷與加鑄孰便司直朴師洙曰領相外如尹淳沈檀皆言加鑄不

便而鉅萬財貨豈可空棄乎臣以為加鑄便 上曰不罷不鑄而但令不給債

則可耶 命遣史官問議于在外大臣儒臣光佐請各衙門軍門凡干需用皆

以錢出給外方多錢處則漸次貿穀 允之知中樞沈檀請各道隱結及諸處

免稅田查正屬公 上曰諸官家免稅自有定結令各道一一查出各軍門免

稅田一并查正日後稟定宜矣工曹叅判趙顯命曰臣在經幄時每以 宣祖

龍灣 仁祖南漢時事進戒 殿下試思龍灣南漢時朝夕御膳亦未能以時

進御後宮 王子公翁主何暇念及乎唐玄宗避亂之時皇子輩至爭相奪食

願每以此存諸 聖心於豐亨豫大處預為裁損 上曰子平日之心則朝夕

已酉

數器療飢而止衣亦不至於寒而已齊太祖曰使我三年為國當使珠玉如糞
土蕭道成亦能為此言用言之道不以人廢之可也 命申酒禁與漏戶之禁
又 命各司草記稟定與榻前定奪者并報備局光佐所奏也○諫院申前啓
不允○辛亥削司諫李世璉官黜送門外世璉疏論執義朴弼周掌令梁得中
累月不奔哭請遞職 上以辱山林侮儒者有是 命校理尹東衡趙迪命以
罰太重請還收 上曰臺臣以招徠山林勸上職耳世璉反欲鉗勒之其流之
弊將使人主輕視山林生厭薄心在王者防微杜漸之道何可不嚴處乎待遇
山林是我 列祖家法國脉之維持實由於扶植儒教矣後得中上疏以世璉
被譴自引 批曰罪世璉非為爾也為防日後小人讒賢者之弊也○壬子行
召對講大學衍義○以吳命新為承旨李真洙為大司諫徐宗玉為司諫金尚
星為獻納權賣尹宗夏為持平○癸丑罷應教金龍慶職龍慶以前秋一鏡疏
下五賊發啓時被譴事上疏辭職且言一疑字先着 聖念忠邪淑慝一切貿
變至於 聖考丙申處分昭揭日星不啻若周家之赤刀大訓而 殿下容易
歸之於一時鎮定之科 上以眩亂處分容易歸之之說尤無嚴有是 命○
甲寅日上有背色內赤外青○以尹東洙為承旨尹東源洪尚容為掌令東源

拯之孫東洙拯之從孫也俱以抄選徵○賜江原道觀察使李衡佐表裏一襲
衡佐以蔭官為州縣少有名戊申之亂以原州牧使超授本道觀察使至是以
狀啓稱旨 教曰此不但為能吏實良臣也先賜表裏且令該曹擢用○命各
官房免稅田定額外并應稅 教曰漢文之給田租由乎節約諸官家免稅其
數夥然田稅之大縮固非異事若不釐正何以濟民仍 命壽進明禮龍洞於
義彰義五宮免稅田限千結為率而明禮龍洞二宮 兩東朝所管特許加五
百結壽進之哀合各官房祭田者不在此限其他官房限八百結私廟祭田限
五百結今則姑依彰義宮例 世子私親祭田限三百結今則姑依他官房例
定數外田土并應稅以補經費而各官房田或由免稅為應稅或由應稅為免
稅者要令毋越定數而使各官房成兩簿一送內司一送戶曹以防暗增之弊
又 命各衙門屯田免稅者一併應稅書院位田賜額外依舊式應稅又以兵
曹雇軍之猥多宜汰 命列書額數以入其他名目之不緊近侈者自備局查
正又嚴州縣隱漏田結之禁○諫院司諫徐宗王申前啓又啓差備待令諸醫則既
經勘處請其時首醫權聖徵極邊定配并 不允又啓前持平韓師得蔡膺萬
或強起嫌端圖入辭單至於前持平權宏昨既膺命今忽違牌元無情病之可

托而白地撕捱必欲規免乃已請師得膺萬罷職宏削職並 允之○命司直朴師洙推考時憲府有李真儒島配之啓憲府官停啓與連啓兩難多巧避者師洙嘗於 上前以憲府可革罷為言至是持平權賈上疏言師洙之言有束縛凌駕之意傷朝廷體宜加警責 允之又言李世璉罰太過 命放世璉門黜後數日持平尹宗夏啓言賈欲避前啓卒托落馬規免請罷職不叙 允之未幾金尚星疏言權賈落馬誠不免納履之疑而設令賈果無狀 殿下不害於見欺况以未審之事直歸之必然恐不能折服其心 批曰是矣遂 命賈叙用○乙卯引見大臣備堂戶曹判書權以鎮白 上曰昨年宴饗時葡萄六百顆用錢五百兩 殿下進御之時豈知如此乎且嚴禁近習然後可以為國凡進排于闕中者中官及掖隸輩雖多般黜退各司惟恐見忤不敢一言彌縫之際所費甚多 殿下若欲為國則宜自近習始吏曹判書金東弼曰昨年臣陳貢物加用之弊 上令廟堂書入元貢定數及舉條之入也還寢書入之命又無變通之舉且尚方貂帽造入甚多戶曹給價多至白金八百兩云糜費之至此 殿下不可不知也 上曰戶判之言切實當留意予居常不嗜果菰等物而豈知一物之費乃至是耶日後如有此等濫費啓達可也吏判陳啓亦甚

切實依前下教元貢定數書入貂帽事所達儘好當留念 命讀時因簿至洪
啓一 上曰何如領議政李光佐曰師魯供言有翼以為啓一輕妄不可送于
平安兵營云啓一供稱於他家逢有翼聞凶詩而不能絕其後則不相從云見
其詩而不絕者可刑故刑至二次臣則以為本罪可治而但以聽詩而已則二
次刑足矣司諫徐宗王曰師魯言啓一以為他事可使師孟知之深處不可使
知之此為啓一一重公案詩事非可殺而此事非粧撰似未可輕議 上曰面
質時亦有可疑者矣獻納金尚星曰明白冤枉之外未可輕議矣 上曰更考
文案稟處至吳彥賓 上曰此在平安兵營可往人數中而已判義禁金興慶
曰渠不幸矣渠則不知此當有生道而不可全釋矣 上曰遠配至趙德普
上曰德普緊出而先正子孫若無德普則無遺類矣希亮亦誅而此則事可疑
而不明矣此出百孝招百孝終始多奸矣宗王曰文普分明是逆而德普則未
可謂必與知也興慶曰查啓來而升三日還宮云者與渠供相符而廿四日安
城戰敗後百孝以身投地仰天歎曰天亡之秋德普見之云矣 上曰百孝投
地之時德普博普見之云者其奴之招也仍囚可乎左議政洪致中曰當刑矣
上曰更推至慎後三 上曰此有可怒何如致中曰此逆賊之婿也 上曰羅

哥之壻豈必皆逆興慶曰查狀來矣應亮言平橋賊以恭仁晉州兵不來故散去金守宗居間云應亮與守宗不悅故嬖而告之云矣宗王曰守宗在邊山下以家富有形勢屢擬齋郎蓋豪強品官也後三初言與守宗相親後知事由宗宗遂言不親矣興慶曰後三待守宗更查來後稟處乎上曰唯在睦重衡南壽彥致中曰重衡壽彥皆緊出矣上曰給青布一款查狀來矣而舟師大將等說震誕不可信也致中曰壽彥可疑南漢行幸渡津時作亂之說出於賊招其言極凶其所牽連者羣趙而觀奎之妹夫矣至宋國休宋重弘宋楷致中曰三人皆出成衍供矣上曰成衍死後無梯可問而成衍以誣告自服矣致中曰安竹之間多可疑之人宋哥居竹山家富能知風水雜術常多人言矣上曰叅酌定配至李明彥上曰其人局量不恢而非為逆之人也夏宅以其為明彥子而放之清議拂鬱然予知明彥決非逆也鄭益河啓後宋寅明言可問故拿問矣興慶曰明彥累出賊招罪名重大矣上曰還配興慶曰太歇矣上曰猛於黨論棄於清議而豈可以此疑其為逆然公議如此極邊定配至李萬東致中曰湖西查啓云禹姜茅三人問之則禹如天供稱萬東言上司消息漠然無聞清州關文如是明白云其後如天以誣自服而姜李二人不救萬東

此二句語終不似粹辨之語似非誣服而如天言犒饋之際羅賊來言事機誤矣故萬東乃領兵赴公州云而萬東供則以為安竹之戰乃廿四間而所謂事機誤之說以升一日為言可見其誣云而此亦未必然安竹敗後則何必復言誤乎賊陷清州後八路無應而兵判已下往則事誤云者非必安竹戰後事也萬東乃之時之同姓同婿而兩羅於發兵前日來宿云故請刑矣上曰唯致中曰北道安撫使查啓中收買羶笠草鞋謂非朴昌悌事乃監管軍官柳灝所為云矣點閱親騎衛事昌悌初稱劍點中稱執頃更點末乃云聞逆變故徵兵以待云實狀果然則初何不言而三變其說乎無朝令而多為糒食為戰服孰能無疑乎選儒品中勇力者亦可疑具軍容招入禁軍圻公文見之先問恭徵死生者亦可疑昌悌不服徑斃柳灝移鞫廳乎付捕廳乎上問光佐光佐曰昌悌若無隱情則灝不當問上曰自捕廳究問上曰李殷昂事御將陳達後洪景輔請拿予以為過矣盟壇動駕時累言其不宜侍衛故囚之而旋放慶祉既始刑故更令囚而即悔之矣光佐曰慶祉無可疑則殷昂即放有可疑則定配宜矣上曰慶祉事漢翊周衍雖有言而予則不疑矣今既杖死殷昂初囚已誤而今遂配之則有似彌縫前失寧容再誤光佐宗王尚星皆言宜定配

致中曰當初處分終似率爾既以為悔則直放為好定配則是疑之也罪人之
子豈可人人而疑之 上曰以 上教直放可也史臣曰初明彥謫河東及丁
未宥還也不入京仍居嶺南人問其故明彥答曰人皆有恃倚處而我獨無之
故欲倚鳥嶺而坐耳識者已知其有怏怏之心云○兩司司諫徐宗王
持平尹宗夏合啓請
門黜罪人沈壽賢遠竄 答曰使事予已下燭而但閱歲相持大臣當不安而
遠竄太過中道付處兩司申前啓并 不允諫啓中請還寢金德裕遠配之命
仍令嚴鞫得情事因致中奏 允之致中又白 上曰鞫囚古無兩枉法聞自
昨春初開矣 上遂命見在鞫囚只加右枉今後但依舊例○丁巳夜月暈回
木星○戊午太白見巳地○上親書 孝章世子梓室上字後舉哀賜謚謚見
上
改銘旌○諫院申前啓 不允○已未憲府持平尹
宗夏申前啓 不允又啓慶州
營將郭來泰舉措恠駭專拋治盜請罷職鐵原府使李國馨犯禁移葬其親於
境內請拿問典獄主簿權益傷以罷散軍官濫通仕籍請汰去 并允之諫院
申前啓 不允○行召對領議政李光佐請對入侍言 祖宗朝關西稅米留
寘本道實有深意壬辰之亂平壤城中米至十八萬斛之多以此大得力近來
稅米之自戶曹發賣已成弊習今御營廳雖以內局尚方貿易價銀代米請得

京司若一開此路後弊難防宜從道臣言勿許為便 允之光佐又言吉禮時
衣樹條目極繁喪禮大小歛衾皆以金線為之金非襯身之物恐非所宜今世
侈風內自貴近外及閭巷此非法司所能禁也唯在自上立法臣嘗蒙賜御膳
品數太豐又言明善明惠公主殤主至今猶存供費不減 宗廟 永寧殿尚
有遞遷之禮殤祭久近禮有明文兩公主與諸殤主并聚一處略除供祭之資
其餘盡歸之內司劉淑儀房亦至今不減其主與諸後宮無後者之主同寘一
處略給祭資而其餘歸之內司亦如兩宮例好矣 上曰予平日不能躬率固
可愧然子未嘗導之以侈只是習俗已痼難以猝變耳予自幼不喜奢華彩衣
珍玩每以他人之或見為羞蓋亦性癖適然癸巳以奉安使往沁都時笠纓以
皂色紬為之矣嘗聞 宣祖朝以綿布為袴與衾今番初喪所用金線衾非予
意也御膳卿適覩謁聖時諸宮家所進耳常時則不如此矣兩公主房以有
明聖大妃下教定限故姑不敢議劉淑儀房心有所不忍然亦豈長無限節耶
命減禁中各處雇軍一百六十四名兵曹既書入雇軍額數 上就禁中雇軍
額內參酌除減仍 命關外禁軍很多者亦一體裁減禁中雇軍價省費之數
一年約為綿布四千餘匹云○命引見廣興守梁得中得中湖南人尹拯之門

人也以抄選徵至京 命同入召對 上方講大學衍義 上曰李義府之奸
佞言若讜直者當此時渠亦知利在讜直故也得中曰人主好直則奸臣皆能
為直言不好直則直臣亦不敢盡言此治亂之幾也○義禁府啓京畿楊州牧
弒夫罪人京天既已拿囚矣係是綱常依法例三省推鞫 允之○庚申太白
見已地○禮曹啓 王世子造主今正月二十一日當畢役矣二十二日午時
本曹堂上及奉常寺提調奉審後奉安于景賢堂 允之○以沈泰賢為持平
李宗城為修撰趙錫命為承旨○右議政李台佐八疏辭職 上以手書答之
台佐即日膺 命初筵首陳頤養之方請停晝講而行召對馬○辛酉月食○
左議政洪致中上劄言長興邨人姜世遇以軍布作奸因將臣陳達有鳥示之
命更覈正法未晚 允之○壬戌持平鄭羽良上疏言李真儒性偏病於黨論
而其心則延頸願死出補諫官一着心雖斷斷無他跡歸扶植逆鏡執其疏抹
其心則真儒含痛怒其心寘其跡則公議益激 批曰近來臺閣之上不欲當
事者無他乃前啓中一事也方欲下教爾言是矣臣謹按羽良在儕類中持論
號最緩而為真儒回護如此嗚呼因聞見之偏言議之差陷溺其心者皆是也
可不畏乎○上哭臨 孝章世子梓室結果 上曰拭梓室誰為之耶都監提

調徐命均曰到墓所後叅贊拭之故姑不來待矣 命長生殿提調拭之柩衣用紅緞粉畫黼文鋪襦衾表黑緞裏紅緞次累紅氈先以小綿索結之次以大綿索結之內侍等揭所結大索奉于輪輿板板黑漆板上鋪絳綠花紋席又鋪毛褥板左右着六環匠人以紅色大帶紐結覆以毛柩衣○命罷備邊司堂上輪回直宿備局舊無直宿之規去年逆亂時因宋寅明陳達 特命直宿至是罷之○癸亥以權益淳為承旨宋成明為刑曹叅判曹命教為副應教○太白見已地○甲子夜流星出天中入北方天際狀如鉞尾長三四尺許色白○以沈檀為內醫院提調初辛丑冬金一鏡疏入是日檀除吏曹判書一鏡除叅判中批也及乙巳孫荆佐之獄檀子得行以骨屑之說為逆招所引而被逮遠配至是檀年近九十而忽入嘗藥之地人多訝之○乙丑引見鞫廳大臣酌處趙德普睦重衡禹如天姜必齊金德裕朴泰堅朴泰三洪啓一等有差初戊申賊閔百孝供稱德普知賊謀聞安城敗報仰天太息事在三月十五日德普供三月十八日自京下往龍仁二十三日發龍仁宿稷山赴任湖縣命本道查問官人之供一如德普言 上以德普與閔昌道結婚持身不謹而為是先正臣趙先祖後孫也 命叅酌配極邊重衡累出戊申賊招以為三月十五日期會于

板橋至有青坡睦井邑湖南賊大將之說重衡供三月十五日即清州作變之日則板橋期會之說不成事理 上以三月十五日乃是嶺湖各道諸賊約與相應之日則此不足為自明之端而罪不明白 命減死配絕島如天鎮岑縣座首也必齊鎮岑縣吏也縣監李萬東從逆時或酬酢凶言或往來賊陣 上以脅從原之 命如天配絕島必齊配遠地德裕忠州人閔黯之女婿韓世弘之內舅也始為百孝所引逮問旋酌處忠州人藉藉言德裕漏網司諫徐宗王啓請更鞫 從之累加刑訊不得端緒 上曰從臺言欲以釋羣情之疑耳德裕既經酌處旋復杖死則凡經酌處者豈不舉懷疑懼乎以疑殺人非王者道特命減死配大靜縣泰三為順天府使時泰堅以泰三同姓親傳泰三書於朴弼夢謫所路過泰仁朴弼顯方點兵泰堅換給所乘馬 上以泰三之貽書弼夢在逆節未露之前弼顯叛時偽稱勤王泰堅換馬見欺無恠 命泰堅定配泰三配極邊啓一李有翼血黨也有翼擇可使於李思晟平安兵營者啓一與焉且見有翼凶詩者也 上謂累刑足以懲罪殺之則過 命減死配極邊上謂大臣曰予於此有深悔者李慶祉子殷昂特囚事也慶祉若不徑斃則欲為酌處矣左議政洪致中曰慶祉終有可疑者三月二十日往見師寬明白無

疑矣白文彩即其妹夫之婢夫吳漢翊即皮肉不干之人若無二十日往見之事何必公然誣捏乎十七日見師寬事承服而二十日見師寬事終始牢諱必有隱情矣自 上以為閉城拒賊足為可怒而彌顯之來陣三川非朝令則事當出兵擊之而慶社按兵不動此亦可死之罪也右議政李台佐曰吳命恒自全州上來時以慶社為有功而乘白馬來到者即傳簡於慶社者云若然則慶社之罪不可盡言矣 上曰且有一事深悔者昨年春宗元子令訓將鳥示則李宗城諫止李秉泰亦以為雖快於一時必為後日之悔宗城秉泰即今之直臣也臣謹按治逆自有其法直令軍門鳥示則不但非法後弊何防焉宗元子鳥示在兵亂未平之前而李宗城李秉泰諸人皆執不可未幾而 上亦悔之追思諫止之言儘盛德也而逮夫乙亥之獄軍門鳥示便成一按例之事惜乎宗城秉泰之言不可得以復聞也○憲府掌令洪尚容申前啓 不允至權益寬前啓改之曰益寬之還馬賊徵雖在變亂之前受其囑托推給公物則其親暱凶賊之狀固已可駭而昌悌凶溥又出幕屬悌之點馬是渠署牒之事溥之造舟亦出渠之指揮非特點馬乃在凶賊稱兵之際暗地造舟元非朝家所知之事雖以悌之供辭渠之疏狀觀之事涉可疑而凶溥昌悌既已致斃則今於鞫獄

更無憑問之處請益寬亟令王府拿問嚴覈批曰黨論歧貳之後疑之太深
怨之太寬此末流之痼弊也必須一番推覈然後在渠有可脫之路衆疑亦可
釋矣依啓又傳李真儒前啓批曰李真儒事鄭羽良疏詳言之矣若曰真儒
心腸同於逆鏡則其罪不特島配不然則事件各異罪真儒者非以疏事也蓋
其黨論太甚且不絕逆鏡此為可罪今日臺閣之依違規避專由真儒之事則
此啓不可持久而朝家之法當無過不及累歲梏棘之餘島配則過矣極邊遠
竄又啓鞫廳承服罪人李命根締結凶逆同叅掛書既已承款請即令結案處
斬正言李不允諫院龜休申前啓又啓請還寢朴泰三定配嚴刑得情不允史
臣曰益寬以一鏡之至親弼顯之妹婿一鏡之伏誅也往視獻吁若有隱痛者
及戊申之亂與朴昌悌黃溥造船治戰具及聞尹憲柱之來溥妾至投江死者
畢露於溥弟之供矣臣謹按薦剡排布畀思晟益寬以西北兩界者是誰之為
也○丙寅命孝章世子發劄時宮城扈衛令三軍門舉行初仁祖乙酉
昭顯世子發劄時宮城扈衛訓局舉行是時禁衛御營兩軍門未及初設也至
是兵曹稟旨有是命○檢閱趙尚行上疏乞遞職略曰同被諸人終不應講
主薦右僚亦已自劾据館規如有指論薦中之人者則同被薦之人亦不敢行

公乃三百年古例也初翰苑薦尚行時以鄭弘祥同薦矣回薦既完之後曾經人趙趾彬語人云弘祥父亨益頃年疏與方萬規疏相似弘祥不當為翰林故尚行終始力辭○備邊司啓右議政李台佐疏辭南漢守禦之任考近例連許勉副 允之○領議政李光佐白 上言一自貞明公主以後 孝廟朝五公主未離襁褓先占第宅田園此非好事新生 王女待長營立田宅好矣 上曰李秉泰曾以此事陳達李緯亦以此事眷眷勉戒卿言又如此可不留意特緣私親無主祭之人故令翁主主之外間遂有多營田園之說而其實無別占之事矣仍 教曰李秉泰氣質甚美矣○命遣承旨吳光運于慶尚道按覈李道章獄案時朴文秀為慶尚道觀察使本道人李道章等謂文秀曾坐於素沙嶺賊陣素沙嶺即安陰茂朱兩界而逆賊希亮起兵處也文秀離次胥命 上以此獄不可令文秀按查特 命光運按覈仍降別諭于光運略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曾聞嶺南風俗無侵凌官長之習一自希亮輩出傷污嶺南美風今又有誣辱方伯之事誣陷官長自有其律况按一道之方伯乎詩禮之鄉又出此輩此乃在上者未能扶植獎勵之致此寡躬當自反處也希亮之陣於素沙乃道臣隨都巡撫自京下往時也從事幕府進兵討賊何時得往素沙按覈事

訖曉諭予意於道內引接多士中有學識人使以先賢遺風交相加勉聞以往者凶逆之出儒生停舉者多云雖至親不可盡非况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陰一縣豈無善者並以此宣諭于列邑噫本道乃人材之所而因朝廷之久不調用多年沉屈矣經學之士躬往訪見亦聞于朝○丁卯以金在魯為守禦使吳命新為承旨徐宗玉為副校理○戊辰慶尚道觀察使朴文秀上疏言三事一曰軍政各邑軍丁闕額請以各營所募軍保填額括軍保子枝冒稱幼學者屬于各營名以軍官收布如募保例二曰陳田請所蠲之數必得新起以充代然後許之三曰驛奴婢請嚴冒錄之律且言各軍門疏黃軍之弊請有疏黃邑則略存額數無疏黃邑則盡汰充軍額 批曰令廟堂稟處○正言李龜休上疏言 殿下於 宗廟之事稱 景廟為皇兄 肅廟為皇考而今於 世子服制 王大妃殿以從子為孫繼體雖重稱謂服制本自相須名既定則服亦隨之又言喪禮最重祔祭 王世子於 昭顯世子既合於祔於諸祖父之說又合於中一以上祔之文宜祔 昭顯廟 賜批不從○己巳 孝章世子發薨上御時敏堂哭臨送至集英門前期三日行告祭于 社稷 宗廟 永寧殿前一日行啓櫝室奠同日巳時行祖奠二十四日丑時行 殯宮解謝祭同日

行道路橋梁祭各門十五神位祭名山大川祭同日晝停所行靈帳宮成殯奠
二十五日行路攢室奠二十六日行遷奠立主奠謝后土祭安墓奠初虞祭○
前期奉常寺官造虞主奉安于魂帛之後其日俟遣奠畢舁梓室官進輔於殯
宮門外南向魂帛車陳于輔南攝相禮進當靈座前跪資請降座陞輦內侍
以教命冊印謚冊印哀冊授執事者各置於腰輦執事奉香爐香盒置於香
亭大祝奉魂帛函安於腰輦虞主櫃置其後內侍奉腰輦由中門出攝相禮進
當梓室前跪資請陞輔內侍奉銘旌降階參贊帥舁梓室官及內侍以輪輦奉
梓室降階覆以素錦褚內侍皆哭攝相禮前導忠義衛以翼障梓室銘旌先行
至中門攝相禮進當魂帛輦前跪資請降輦陞車大祝奉魂帛函安於車虞主
櫃置其後梓室出中門外攝相禮進當梓室前跪資請陞輔參贊帥舁梓室官
等奉梓室陞輔攝相禮前導至外門外攝相禮進當輔前跪資請降輔陞靈輦
參贊率舁梓室官等奉梓室陞靈輦南首魂帛輦謚冊印腰輦哀冊腰輦羽葆
銘旌及翼以次陳列攝相禮進當魂帛車前跪資進請發又進當靈輦前跪資
請進發儀衛導從如式執鐸者振鐸魂帛車至宗廟前路攝相禮進當魂帛
車前跪資請少駐舁士回靈輦北向停於褥席少頃攝相禮跪資請進發舁士

回車進發靈輦至攝相禮進當靈輦前跪貧請少駐昇士回靈輦北向安於褥
席少頃攝相禮跪貧請進發至昌德宮洞口前路魂帛車靈輦至攝相禮跪貧
請小駐進發並如宗廟前路之儀靈輦至崇禮門內攝相禮進當前跪貧請
小駐改杠進發並如上儀至城門外路祭所留都羣官分東西序立魂帛車靈
輦至貧儀唱跪哭留都羣官跪哭魂帛車至帳宮帷門外攝相禮進當車前跪
貧請降車陞輦內侍以腰輦進車前大祝奉魂帛函安於腰輦至帷門內攝相
禮跪貧請降輦陞座大祝奉魂帛函安於帷宮中靈座虞主櫃置其後靈輦至
帳帷內攝相禮進當輦前跪貧請小駐前一日典設司設靈帳宮於路祭所南
西以爲靈輦小駐之次○巳時午時日暈兩珥暈上有冠暈下有履色內赤外
青未時太白見已地○庚午禮曹啓國恤三年內卒哭後大祀用樂中小祀
停樂王世子喪卒哭後中小祀用樂內喪暮年內中小祀用樂如常而今
番喪禮服制既革易月之謬禮節視前有異中祀用樂似涉未安命中祀以
下暮制服盡後用樂○辛未葬孝章世子上御時敏堂行望哭百官哭於
集英門外墓在坡州順陵左岡乙坐辛向外案卯坐以戊申十二月初九日
始役告先陵祠后土斬草破土十五日作窆家二十一日開金井穴深八尺

九寸

用管
造尺

穿壙畢後下外梓室正月二十六日辛未卯時啓墓所攢室前一日

典設司設吉帷宮於丁字閣靈帷宮之西南向施障南寘帷門其日典儀設宮
官及翊衛司官位於帷門外北向設資儀引儀位如常典設司設安梓室幄於
玄室門外南向攸司設褥席於幄內典儀設參資進玉帛位於幄東近北西向
捧哀冊官玉帛官位於其南差退西向北上又於丁字閣靈帳宮帷門外陳吉
凶車輦及儀仗明器如發軔儀攸司進禮饌設於靈座前設香爐香盒並燭於
其前奠祝文於靈座之左設樽於靈帳宮東南北向寘盞三於樽所方相氏先
入至玄室以戈擊四隅明器服玩贈玉贈帛等至陳於玄室門外東南北上引
儀引宮官以下入就位哭再拜訖代奠官三上香酌酒奠於靈座前大祝讀祝
文訖宮官以下哭盡哀攸司撤饌瘞祝於龕引儀引參資跪達啓攢塗繕工監
官撤攢塗參贊以巾拭梓室攝相禮進靈座前跪資請降座陞輦內侍捧教
命冊印及謚冊印授執事者各寘於腰舉捧香爐香盒授執事者各寘於香亭
大祝捧魂帛函安於輦虞主櫃寘其後捧詣吉帷宮攝相禮跪資請降輦陞座
大祝捧魂帛函安於靈座虞主櫃寘其後冊印香爐香盒等寘於靈座前如儀
吉仗陳於帷宮門外左右攝相禮進當梓室前跪資請陞輦即玄室內侍捧哀

冊函授執事者安於腰舉立於輜前忠義衛捧銘旌前導叅贊帥昇梓室官等
捧梓室陞輜攝相禮前導捧翼以翼障梓室舉士捧輜以行引儀引宮官以下
及陪從百官哭從至羨道南奉辭位輜至玄室方木上用輓轎捧下梓宮內侍
覆棺衣取銘旌去杠寘於上引儀引叅贊就進玉帛位捧哀冊官捧玉帛官隨
之叅贊帥昇梓室官等以輪輦捧梓室於大棺內止首叅贊帥內侍再整棺衣
銘旌令平正禮葬都監提調率其屬以黼黻翼畫翼樹於梓室兩傍執事者捧
明器服玩等各以次進墓所都監提調率其屬鎖閉玄室叅贊及司憲府掌令
並監鎖閉掌令稱
臣着名叅贊覆土九鋪仍築灰以塞又以哀冊入跪奠於退壙之西
以贈玉贈帛函跪奠於哀冊之南禮葬都監提調帥其屬捧明器服玩等諸具
各以次陳墓所都監下誌石地理於墓南
近北誌文曰世子諱緯字聖敬己亥 肅
廟四十五年二月十五日申時生于順化坊彰義宮私第及其妊娠夢見瑞鳥
集于室復見金龜焉即靖嬪李氏所誕也甫數歲有若成人行動舉止超于凡
兒辛丑秋承儲入闕也世子年纔三歲故冲幼之年趨未能同詣闕中姑留私
第矣遊戲之中夢想之間頻呼也或因呼嗚咽者孝親之心根於天性故也其
冬入闕之後侍於 東朝兩殿也跪膝正坐應對如響 三殿竒愛之甲辰冬

始封敬義君乙巳春進冊儲副即子元年年甫七歲而及夫大庭行禮正堂受賀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是本性之然也豈常教所及哉方在冲年承此貳極而非特接待宮僚燕居與中官處儼若大人未嘗遊戲焉一日小內官兩人相與言詰舉措不謹故世子默視良久招他中官而言曰此內官須更勿侍中官莫知其由請問其故乃曰俄於余前相詰不恭故也中官請以此稟于大朝警飭焉則始許其造次之間從容嚴肅若此也且於平時與中官講學書字也不與年少內官遊而每與老成中官處焉其超于常情一如也凡諸玩好其無潛心常曰雖可觀者一見足也何必心着自雲觀進問辰鍾此亦一覽而已寘諸書堂矣年少一內官見而偶傷以此告于予以事出無情勿問矣世子從傍而笑焉子顧問其由對曰此微物也而因微物請罰人是以笑云故子不覺心歎而自喜曰世子器度寬容若此吾東之福矣畢講孝經殿講于子子問孝經者何事對曰事親盡道者孝矣其得要旨若此也於胄筵召對宮官所達者其或差焉或所陳者前所講者則及夫講畢問于左右曰前後宮官之言其何相違且所陳者非孝經某章小學某篇所在者耶其潛心聽焉常時留意可知也丁未春謁先聖齒于學同年秋九月行冠禮又同月行醮禮時九歲而講聲清朗動

容禮節儼若成人六禮之日日氣俱清明心自喜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凡事
難乎一日之暇而自冊封與夫入學冠嘉之日日皆清朗而夜朝雖陰及夫行
禮每也如此天祐 宗祊可以仰料予雖涼德東國其庶幾豈意今日遽以逝
焉興言及此不覺長吁每當新物不忍先嘗必皆獻之雖有疾恙不至重焉必
盥洗衣帶而見予焉每當國忌以其冲年若不備素饌則以中官召掌饌宮人
嚴辭諭焉內外之人莫不動色矣友愛同氣亦由本然闕中事例所處異焉頻
頻逞視而左右宮人若有不協之言世子痛其或流間焉飲泣告予其孝友之
性一若此也且凡事有未安之事則不以遽色以中官嚴正曉諭宮人莫不畏
以歎服焉嗚呼疾篤也聞其師之入幡然起坐更以斂容又聞賓客之入欲起
而力未能焉此亦可見平日性稟也一疾沉綿之後補瀉相眩醫藥罔效歎聲
告子曰世無名醫雜施諸藥徒致煩告願勿更藥從容自靜焉其却乎陳根付
之天命若非老師宿儒達理者何可及也及夫臨革予以顏接顏呼而知予否
云則微微應聲眼淚霑腮洞洞孝心不泯于耿耿中故也嗚呼痛哉戊申十一
月十六日亥時薨逝于昌慶宮之進修堂即私忌日也壽甫十歲居貳極者纔
四年矣同年十二月初二日議謚曰孝章己酉正月廿六日以禮葬于坡州條

里洞乙坐辛向原 順陵左岡也嗚呼予以匪德所恃者惟元良而性又若此

冀東方萬年之福矣何意年纔一旬至於此境言念 宗社痛尤難抑今茲行

錄只述平日表表者豈一字一句夸乎本事予雖不學不為此也皆中官之所

共聞朝臣之所共觀者也至於夢瑞雖近傳會前後謚狀已有此等語而俱予

所夢也略記于此嗚呼哀痛之中思焉若割略撰焉而因大臣陳達不以

詞臣更撰誌文而只以行錄添補如干文字親寫入石藏于幽室嗚呼此懷庶

可伸也夫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御製也除地於玄室之左觀象監祠后土如

初靈輦及輜之屬於拍城內庚地焚之其通人臣用者則不焚梓室入玄室時

宮官以下陪從百官哭再拜又哭再拜閉玄室將畢典儀設宮官及翊衛司官

位於吉帷宮門外近南北向題主官典儀贊儀引儀位於宮官之北西向又贊

儀引儀位於宮官之北東向俱北上奉常寺官設卓三靈座東南西向題主卓

華卓卓次具筆硯墨槃具香巾白細布題主官典儀贊儀引儀先入就所引儀

引宮官及翊衛司入就位又引都提調及禮曹堂上殯宮都監提調各一負承

旨詣卓前大祝陞詣靈座前跪捧虞主拭以巾卧寘於卓題主官盥手陞詣卓

前西向立題前面墨書如式訖大祝捧虞主納于櫃加蓋安於靈座魂帛函寘

其後攸司設饌于靈座前大祝捧出虞主設於座覆以白苧布護几於後代奠
官奠爵訖大祝讀祝文宮官以下哭再拜大祝奉虞主納于櫃○上以手書諭
三都監都提調曰今番世子之喪凡事必以不煩民為先者卿既知矣而大抵
婚喪於國於家乃是重者雖欲不煩民亦不可已者且當極寒予之軫念烏可
已乎今則諸堂盡心匠卒効力事已順成日且清明追惟徃秋愴懷難抑然哀
疚之中是則幸也第日寒若此陪衛軍兵及輦士軍卒與其他工匠諸色之人
各色來待之類其無傷者乎軍兵則別遣中官摘奸扈衛因為勞問而自都監
分給禦寒之具於軍卒工匠等以示予意噫元良早逝雖無施惠於民予之期
待豈至此乎故前後筵席下教者而亦隱痛于心矣今則重事將幾報成軍校
工匠等待令墓所者申飭之事雖不可忽也雖筮棍等事必以三令五申使當
寒勤勞之類少休焉則此乃初喪時特釋不動官吏時下教之意至於列邑來
待之際浮費必多如此之際安知其不煩民也道臣都差使負道路傳語差負
外並先還官事分付其中不已者使存者兼焉其中可以合管者則與道臣相
議為之以除一分夫馬留滯之弊而往來之路路傍民人亦勿煩禁使一路之
民幾不知葬事之已過則此豈特予之軫民實示元良未布之惠也哀疚如新

之中手書諭卿焉○行初虞祭如儀○壬申 孝章世子返虞 上御魂宮臨
哭行別奠初虞祭畢典儀設宮官以下及陪從百官辭墓位宮官及百官哭再
拜攝相禮跪貧請降座陞輦執事者捧謚冊印等各寘於腰輦大祝捧虞主櫃
安於輦魂帛函安於其後攝相禮前導至帷門外跪貧請降輦陞車大祝捧虞
主櫃安於車攝相禮跪貧請進發至晝停所進饌行禮如朝夕奠畢攝相禮跪
貧請車輦陞降進發導從如初虞主櫃至城門外留都羣官迎哭再拜先時攸
司設靈座於魂宮北壁南向虞主車至魂宮門外攝相禮跪貧請降車陞輦內
侍捧虞主櫃降車陞輦攝相禮前導至魂宮階上跪貧請降輦陞座內侍捧虞
主櫃安於靈座魂帛函寘其後捧冊印寘於靈座前官司設扇蓋於左右○魂
宮都監都提調李光佐請對入侍先佐曰臣等有請罪之事敢此求對矣堂上
趙顯命以及三物幕看檢事進去而臣與堂上金興慶及兩承旨同為看檢題
主事矣題主官咸平君臣泓先書陷中之後忽然失手點汚於當書孝字之上
泓以為磨以木賊則為好云而欲為親自磨去臣以為不如匠手之善刮令匠
手刮去則墨痕深入木理故限其無墨痕刮磨則主身上邊分而二之之處終
不無微些闖痕臣從事於至重且大之役封閉一節心無所憾而題主一節至

於如此請被大何焉 上曰此則無情之事勿待罪也儀註有奉安虞主之文
又有練主而亦栗木耶光佐曰虞主即栗木而似無練主改造事矣聞咸平之
言則古嶺葬事時渠亦為題主而其時亦有如今番事渠親自刮磨小無所妨
云而今番則有此微痕矣 上曰其時果有此事今聞卿言予亦記得矣 上
又曰庚子年見之則用三重柩衣戊戌年見之則用紅色一襲今番則先挾青
後挾紅今聞士夫家用上玄下纁上玄下纁禮也 命承旨書之曰今番柩衣
上玄下纁合於禮文用二件則遵用此一件則從玄而玄非玄也乃綠也以此
令都監書諸儀軌先佐請減下師傅兼銜 命於卒哭日減下以實兼職改下
批○癸酉行 孝章世子再虞祭○甲戌夜流星出軒轅星上入南方天際狀
如拳尾長三四尺色赤○乙亥行 孝章世子三虞祭○命墓所役軍病死者
令京兆戶曹顧恤僧軍病死者令本官顧恤○二月朔丙子太白見巳地○大
王大妃殿除服○禮曹稟謁 太廟謁 陵服色 命 宗廟以玄色磨鍊展
謁則以冕服謁 陵時出還宮以視事服展謁行 祀以淡服其後謁 陵服
色改以黻布戎服除挿羽○丁丑行 孝章世子四虞祭○戊寅行 孝章世
子五虞祭○命三都監都提調以下施賞有差都廳徐宗伋曹命教徐宗王封

閉官洪尚容哀冊文書寫官李廷傑謚冊文書寫官徐命均表石大字篆文書
寫官趙文命代奠官咸陵君極銘旌書寫官李真淳題主官咸平君泓並加資
監造官陞六負役工匠米布題給次知內官差備內官各加資司鑰別監以下
米布題給○京畿觀察使李廷濟上疏言畿內民役非他道比才經昨年喪亂
又當墓所大役宜量減春大同又請先行一疋之政於畿甸漸推行於他道
批令廟堂稟處○日本請遣使吊慰 世子喪東萊府使以聞 上以無前例
不許○命宥前持平趙正純初正純疏論李光佐罪 上以方嚮用光佐故竄
正純至是光佐白 上言被言者在相職而言者尚在謫籍 命放還右議政
李台佐請放金相王 許之都承旨蔡彭胤言朴長潤父病重 命許給由使
之歸見後還發配○前叅判鄭錫三卒錫三太和之曾孫也○已卯諫院申前
啓 不允○行幸時服色 命議大臣奉朝賀崔奎瑞議云自 上進黻布戎
服百官用淺淡色恐合吉凶隆殺之義 命依議施行○庚辰行 孝章世子
卒哭祭○以崔宗周為承旨李世瑾為大司諫李真望為副提學金維為司諫
柳儼為獻納許沃為掌令南渭老為持平沈珙為兵曹叅判李亮臣為副修撰
○兵曹啓 孝章墓 臨哭時侍衛戎服去虎鬚 允之且 命出還宮時侍

衛戎服去笠飾○命申飭朝臣留疏下鄉○辛巳行召對引見宗簿正梁得中
得中言斯文是非作一翻覆機括所謂扶世道衛斯文六字真虛假耳上曰
儒臣之言似不免大駭時議而予則知儒臣之心矣得中又言近來虛偽成風
河間王德漢世賢公族其言曰實事求是真格言也上命承旨書四字以入
○癸未持平南渭老上疏言李真儒之黜補諫臣儘有扶植逆鏡之跡果使真
知其逆腸而故為此以助其凶焰則真儒之罪豈止鳥配而意其自用之性急
於護黨自不覺妄着之歸自上參酌減等不害為原情定罪之意且言奉使
湖南時啓寵寶城郡守鄭舜命矣舜命俟臣離道內逞憾於境內流寓之族妹
盡發官屬突入詬辱以斫松勒成罪案將定配其舅宜重勘舜命以尊奉使之
體批以留意鄭舜命事令金吾添入問目○諫院申前啓不允○行晝講
講書傳檢討官尹光益曰周誥簡嚴殿下於絲綸之間簡嚴之體不足願以
三代簡重為法上曰當留意光益又曰近來代撰王言者以多為主語多煩
屑失簡重體肅廟朝知製教李熊徵撰平安道觀察使權愷教書而文簡
肅廟獎以得王言體上曰儒臣言是命自政院申飭○命乙巳以後御史
書啓及褒貶書入職吏亦別單書入○甲申憲府持平南渭老申前啓不允李真

儒事停啓○以徐宗王為承旨李善行為獻納趙尚命為持平李廷傑為右尹
朴師正為副應教金尚星為副校理姜必慶為副修撰○乙酉行晝講講訖特
進官趙顯命曰臣於曠史行見江原道觀察使李衡佐以 聖上方振勵而君
輩一味泄泄責勉臣臣以 聖上聰明仁恕卓越千古而磊落竒偉四字不能
無歎答之矣紀綱不能自立士大夫相與維持之所以維持者有三曰名檢也
廉恥也風節也而今皆大壞以言乎名檢則 孝宗大王崇用山林禮法之士
故士大夫風習丕變不敢為驕奢淫佚之行今則自大臣以下宰相名士家畜
妓妾者多以言乎廉恥則關節干囑成習甚至於名官以當發某啓乞為臺官
奔走於銓官之家以言乎風節則立於 殿下之庭者類皆軟熟無骨鯁之人
今番賞典太濫加資亦多格外而臺諫有言之者乎獄囚酌處必有可爭而臺
諫有言之者乎鞫囚一人虛實輕重間尚不一問二年之間但費禮賓之供
上意固有在國體至未安而臺諫有言之者乎其晝夜所經營不過仰揣 上
心之扶抑俯窺時勢之強弱今日停一啓明日停一啓以容護逆黨為事臣竊
痛之趙宋以仁厚立國慶曆之始侂擬成康諫臣歐陽脩論名將狄青之疏有
曰宅近乾岡士卒歸心此殆急書呂夷簡亦名相而駁之曰老奸其氣象語脉

甚似薄惡而慶曆之治日進於隆盛今之朝廷為忠厚之論而殿下之治日
究乎污下者何也殿下受言之量亦恐不足臣前後侍講論學論事酬答如
響而若論闕失處則雖為勉從而王音低微李善行疏誣辱臣兄罔極然其
論君德處往往刺骨其論臣兄由於不知伊日之事實而善行以單寒之蹤論
斷柄用之重臣無一毫顧藉意誠可嘉而殿下於批旨深示未安一番違牌
即坐罷外方傳聞豈不為聖德之累耶上曰昨夏秋以來不聞卿言久
矣今聞藥石之言非卿誰為予言此梁得中實事求是之說大書揭壁以為四
字符卿視之也史臣曰是時蔡膺萬自言當連真儒之啓往見吏曹參判宋寅
明求入臺地及除持平謀避不連啓且宗室坦被逮二年不一問故顯命云○
命忠清道觀察使查問鎮岑縣不從賊軍人以名聞顯命奏杖斃罪人李萬東
在鎮岑任所時往來賊中邑民皆知之及觀察使徵兵自鎮岑赴公州營有二
路從正路則由清州從小路則不由清州而少迂軍人輩相與約曰從正路則
地主必徑赴清州賊陣吾輩皆將陷賊不如從迂路一辭堅請萬東不得已從
之云軍人所為可嘉請令道臣論賞首倡人上曰事極可尚其令道臣詳查
以聞命逆擊非舉兵者妻妾兄弟毋坐誅顯命奏今番逆賊既是稱兵犯關

故妻妾兄弟有坐誅者此後若援以為例則其流之害甚大宜明為之防故有是命顯命又奏李裁有重望為嶺士標準宜更調用上命依北路徵士李載亨故事令道臣勸送裁玄逸子也玄逸以誣辱仁顯后竄配死名在丹書而顯命急於收拾嶺南至以其子上請調用人皆駭之○丙戌上展謁太廟永寧殿行禮奉審訖還宮○戊子上幸順陵命諸承旨推考以不待教而徑着煖帽也上先詣恭陵行禮次詣順陵行禮仍臨孝章墓以衰服舉哀訖將詣順陵齋室副修撰李宗城進曰殿下既展哀當釋衰改服淺淡服而向順陵仍服衰未安上從之○命京畿觀察使李廷濟入侍下詢民弊○己丑上行順陵親祭仍還宮○辛卯命太學齋任并拔儒籍太學儒生捲堂時上遣史官于太學以食堂圈點數甚零星命掌議色掌并拔儒籍大司成亦重推居齋儒生等遂捲堂而出書納所懷命勸入諸生又書納所懷有躬入廟庭自責未能導率之教諸生始承命入齋持平趙尚命上疏言太學國家之元氣作興扶植在於教道不在於責罰宜寢拔去儒籍之命批曰君父之賞罰豈從人臣之好惡敢為營護良可異也尚命引避曰自古國家待士之道寧失於寬容毋或至於輕侮臣恐如是不已則

雖使青衿日聚賢關顧何益於扶植培養之效而真箇士流之飭躬自好者愈走而愈避矣漢高以恢廓之度海內豪傑無不顛倒而但有慢罵儒者之風故夏黃公綺里季相與卷懷不欲立朝此當鑑也 批曰勿辭○壬辰奉朝賀崔奎瑞陳䟽還鄉先是奎瑞自鄉奔赴 上屢引接至是歸 上勉留不得○癸巳憲府特平南渭老申前啓 不允又啓任徵夏無將不道之罪上通于天而堂堂王獄作一凶逆偃息之所請義禁府前後首堂從重推考使之逐日開坐期於結案正法又言蔚珍縣令裴胤命以嶺人賤孽挾文墨技遊士夫間與柳徠為腹心死生交宿處飲食無不與同陰秘之狀為世所疑請遠配並 依啓○甲午夜月暈兩珥○以梁得中李廷錫為掌令李宗城為副校理○命嶺南左右道漕船各定差負先後領運因惠局草記也○命文臣朔試射時任兩司懸頓因兵曹草記也○行召對引見辭朝守令時 上方勵精勤政凡守令之辭朝者皆引對稽貌詢言海美縣監朴敏雄清州人昨年之亂倡義討賊者也 上引見慰勉而遣之○乙未夜月暈兩珥○以金始煥為禮曹判書判義禁金尚星為修撰黃梓為司諫李性孝為正言○引見大臣備堂 命平安監營錢十萬兩上送于賑恤廳右議政李台佐曰古有三空之語朝廷空田野空倉廩空

也今中外倉廩俱空宜加鑄錢以貿穀 上曰我太祖以後幾百年無用錢
之事 先朝中年始行錢未久弊生自 先朝已多有可罷之論予意則在於
罷錢諸議多以為加鑄有利而其於後弊何尹淳既言加鑄不便領相亦言其
不可矣台佐曰平安道所儲錢貨多至七十餘萬兩云關西是邊上重地財穀
固當厚積而錢貨當流行不當錮閉請關西錢十五萬兩自賑廳取來貿穀
命取用十萬兩○命罷城門把守軍兵戊申春逆亂時諸城門加設把守軍至
是特 命撤罷李台佐仍言賊平已久京外譏察尚多往往生弊如黃鎮紀之
類固當依前詞察而其餘則宜漸次停止 允之 命贈奉朝賀崔奎瑞父母
職如法典奎瑞休官後法典所在榮贈皆不上請台佐奏之 上命吏曹直為
舉行○丙申行晝講特進官趙顯命曰盤庚三篇以承天命順民心為主於包
容處看其德量於訓誥處看其恩意於規劃處看其措寔好矣知經筵金東弼
曰老成之人年高德厚有維持世道之力新進之士雖有驚人耳目之事多輕
率喜事矣顯命曰居高位者或可為老成之論而臺諫則不必專務篤厚之風
漢初承秦苛暴之餘上下與之休息故務為寬大之政而我 朝則立國已久
紀綱漸弛如此之時不宜專用篤厚之人矣侍讀官李宗城曰顯命頃日筵奏

磊落竒偉之言亦過矣凡為人君者動遵規矩不失常度斯好矣上曰非過也正予自反處也儒臣主篤厚之論故以宰臣為過矣舜命夔曰寬而栗兩臣皆從事於寬栗之道則美矣顯命曰臣之本意則以為今日國勢委靡莫可收拾若非擺脫常規奮勵振刷則不足以挽回衰替之運且臣竊矚聖心終是人情太勝左右拘牽有欠脫洒磊落之風故臣之此言竊附對証之良劑矣上曰卿之所言實予病痛處也宗城曰已頽之紀綱非一朝一夕可以振刷者也整肅紀綱當如養成元氣今日行一善政明日行一善政漸次為之然後紀綱可整治理可成若奮發作為粹暴無漸則譬如用大黃芒硝於元氣銷鑠之人其害立見矣掌令梁得中曰宗城之言實顛撲不破之論也特進之言雖出矯弊之意而凡事志太高則弊隨以生矣得中傳前啓至洪命源啓得中奏命源事本末臣在鄉時無所聞既不知事實何可強所不知陳於君父之前乎承旨李真淳曰如是則當為停啓停啓則不可避嫌可矣得中曰不知事實故不敢請罪何避嫌之有顯命曰山野之人固當優容而以朝廷體貌言之則大不可矣得中始引避上曰新從草野來宜其不閑於朝體而宰臣既有云云勿辭宗城曰得中當預為講定於未入侍前而踈略不成模樣殿下見此或

不無輕士之慮昔程叔子薦張質於韓琦質狼狽歸程子貽書琦戒勿輕士

殿下亦無以得中故遂輕山林之士 上曰舉世文勝之日此人之質實予甚

喜之顯命曰宗城所達得論思體矣獻納李善行傳前啓 不允李宗城曰洪

啓一事既涉可疑而薄竄有乖王章亟允宜矣 上曰不酌處則杖斃外無他

道此則非審慎之道減死絕島定配○命不治守令吏曹薦懸擬者依薦主例

勘罪○命輪對官入侍歷詢弊瘼○丁酉太白見已地○義禁府啓弒夫罪人

京天承服未結案物故罷守令降邑號破家渚澤子女為奴有難直為舉行

批曰議大臣後依大臣議并如法○憲府持平南申前啓 不允又啓北兵使

具後翼昏耄之聲稱請遞差 不從又啓掌令梁得中不閑臺例臨啓做錯請

遞差 批曰自鄉上來踈忽何異末世文勝之日所貴者質實待儒臣豈用例

格掌令梁得中出仕○吏曹參判宋寅明上疏乞郡兵曹判書趙文命上疏乞

致仕寅明疏言丁未更張之初臣首以蕩平二字仰勉誠以黨私病國危亡在

即辦此一着亦足為救時之急務故敢以此為開口第一義而世事難平拘掣

多端既不能開一線并進之路邇來 聖上之所扶抑又不能脫然於入主出

奴之規模此其勢愈往愈激水火之案終必自如而國勢又不知稅駕之所矣

惟有引分屏退方可以白臣本心 批曰積工乃成幾年痼習豈一朝盡礪循
謬之風是予之過卿之以此引嫌太過文命䟽言臣昧於量已妄懷世道之憂
而難平者事易失者機天心之扶抑有在而一世之氣象頓變懲畏之志能有
幾時而膠固之私終不可解世道人心日異而月不同所謂蕩平之治殆乎不
可成而反顧初心一切乖刺而已仍乞致仕 批曰世道之若此在上者不能
以誠心挽回之致追惟丁未秋下教之語自不覺其愧卿之請休之章誠是意
外亦涉過矣臣謹按是時 上方銳意蕩平文命寅明皆以蕩平進而忽地陳
䟽同時乞退語若為乙巳人地而時人謂之迹近要君云○己亥日有左珥太
白見已地○右議政李台佐上劄陳南漢便宜九事并 允之○行召對○庚
子以鄭壽期為承旨洪一輔為持平鄭羽良為獻納成德潤為副應教李顯謨
為校理任守迪為修撰趙迪命為副修撰宋成明為同經筵○命罷公山前縣
監俞斗基薦主前吏曹判書沈宅賢職斗基以不治聞吏曹以斗基望單以本
曹薦懸註仰稟 批曰申嚴薦法宜自政官始又 命配光州前牧使李宜祿
宜祿多不法義禁府議啓 批曰寘對之後因查啓白脫因議處苟免者心常
慨然以不法律勘律○兵曹判書趙文命上䟽言扶安邊山周圍廣濶兩營與

各鎮皆為數日程彌聚之徒易為依隱前春逆徒之憑藉邊山作為騷屑者可
驗也本縣地廣民夥又有城池授以左援將之號永作堂上窠又言羅州諸島
土沃民殷押海島長山島有古設邑之迹云諸島即司僕寺與各衙門諸官家
折受之地而羅州監牧官專管此地宜擇形勢便宜之島設邑而陞監牧為府
使兼監牧官如濟州三縣例設獨鎮授以右援將之號本道與他道人出入諸
島行止荒唐者究覈科罪則可除奸民逃隱之慮聞海美縣監朴敏雄之言其
祖為相臣李浣幕屬每言浣常以羅州諸島為深慮云 批曰令廟堂確處○
辛丑行召對 命李鳳祥南延年子待闕服調用因檢討官金尚星所白也侍
讀官李宗城又言鳳祥毋死宜恤 命該曹顧恤宗城又曰不治守令薦主現
告命以銓官代之所舉失人則罪及薦主舊法也今用新定之令輕改素定之
法變撓如此法豈信於下乎 上曰儒臣所達是矣本薦主五人并罷職此後
則薦主多人中雖只舉一人名以某人等薦一并捧現告宗城曰 顯廟朝內
需司別坐朴良臣賞給貂帽筵臣請還收則教曰朴良臣有勞於新豐府院君
遷窆時故仰體 東朝意賞給矣如以為濫則還收何難即命收還此盛德事
也頃日 東宮葬禮時寫字官四人蒙賜帽之典此有乖於慎賞矣 上曰朴

良臣以後便成流來之例故予亦不以為恠而有此賞典然儒臣所達是矣可不留意○壬寅持平南渭老上疏言宰臣筵斥近日停啓之臺官云李真儒之以一時妄着之事更加黨逆之罪雖使真儒無辭自解為法受罪豈非真儒之寃甚者乎臣之本來意見以近日加罪之請為過既有所執便即停啓譏議之來臣豈能免 賜例批○癸卯 命竄副修撰李亮臣於慶源亮臣疏略曰儲位已虛兆民靡係寇亂略定餘憂未殄綱紀頽弛上下無相維之勢倫常易寘義理無可明之期陰濁用事陽剛失位妖虹貫日金星見晝物恠屢形訛言數驚此皆危亡之象 殿下於天理本然之全體猶有所未盡者故其發之於日用事為者率多私意之纏繞損上恤下之德音前後非一而內入需用之節浩繁如舊宮座革罷之令終無實效引接雖勤而不過應文而備數聽納雖廣而終歸貌從而心違好用私智謂可以駕馭一世而凶狡有餘者或窺其淺深務行小惠謂可以感服人心而稔惡不悛者反肆其慢侮嗚呼辛丑定策所以為宗社萬年之計其光明正大可以有辭於天下後世而至於代理之劄實遵景廟聖旨奉行丁酉舊例義理明白舉措正當而凶逆之徒敢生動撓之計驚惑陰移之說倡於前尚儉虎龍之變繼於後凶圖狼藉誣罔極以 殿下孝

悌之心此等凶言有不忍聞強存不當存之嫌此箇意思一着肚裏轉輾膠固以至擺脫不得凶狡之輩輒揣 殿下之心而陰加脅持持之愈急而避之愈深門生國老之說肆行而終至四臣之追削湖南掛書之變闖起而即允兩相之竄配凶黨之蓄謀日以益深竟至有昨年變亂 殿下於此宜若廓然開悟而猶持前見逆順之分一寘罔圖之域使忠志喑鳴亂賊增氣臣竊痛心嗚呼四大臣之為忠為逆關係至重當初構誣而屠戮之者其意豈止於殺此四人而已哉渠輩亦覺得直以四臣為逆非今日臣子所敢言故方其議追罪之際有以迹則非逆心則逆之說抑勒之有以事不順理曰逆之說誘弄之至於聯劄代理自是一事代理為當則聯劄為是代理不可則聯劄為非既曰無間於代理則聯劄之反為二心何也其崎嶇其說強分為二者真是有二心於 殿下者也臣竊伏聞曩日廷中 殿下教曰四臣逆則非也 殿下既知其非逆則尚寘死者之一律抑何故也噫彼四臣之苦心血誠只知為宗社而已非有私於 殿下之一身則四臣何嘗有自功自利之心 殿下亦安有自私自嫌之端耶至於元老血疏元舅袖劄痛君父之受誣慮凶言之階禍以為明曉一世逆折奸萌之圖則其為國家深遠慮誠無愧古人而構捏之輩尚且斷斷不

已抑獨何心哉自古小人之禍人家國者何代無之而豈有如今日之大臣也
噫當辛丑代理之議力加沮遏而謂之國必亡矣及壬寅誣獄之起凶招誣逼
則必欲鍛鍊乃已其心所在誠極叵測其罪一也逆鏡之教文渠非不見而未
聞有驚動之意逆鏡之罪惡既已彰著而擢擬以本兵之長其罪二也及丁未
再相之後首主追罪四大臣之論力遂前非逞其所欲而為亂賊藉口之資其
罪三也疏下五賊幸逭於逆鏡伏法之日則絕烏旂棘大是失刑而敢為出陸
之請以遂其他日稱兵之計其罪四也掛書變出之後無一分驚痛之色不即
請捕其恬視君誣馴致禍亂其罪五也秦徵之擢擬御將已是越次而罔恤
國言費力推薦必欲畀以兵權而末梢內應果是此賊思晟之末擬西閩薦望
已定而再三徃復必要首擬終至委以重鎮而胡服凶圖又非他人則其薦引
凶魁幾覆宗社其罪六也啓一即其門徒而平日親密無異子弟情節巧惡
殆同有翼向當酌處之日既有數次刑後更觀之教則兩次加刑之後所當更
稟以待處分而直以因上教停刑書出逆獄干係何等重大而生殺操縱惟
意所欲其罪七也逆溥粧船實受益寬之指揮而綢繆謀計至為陰凶則并拿
賊寬一處對質獄體之不容已而賊寬則終不請拿逆溥則汲汲撲殺以為滅

口之計其曲護血黨之狀昭不可掩其罪八也北路按使之覈發益寬之逆節也一日留寘實有效虎之慮新伯連遞渺無交龜之期僚相之陳白變通仍令留鎮之按撫再按曾蒞之本道者誠得其宜而引疾之中急急上劄必欲沮戲查事以為延柅之計其罪九也逆夢出陸既致稱兵則乃以向上赤心盛獎真儒必欲洗濯援進留得逆鏡之種子其罪十也明彥之無臣節國人皆知而至拔罪籍之中特畀專對之任為國卞誣必委其手竟使重貽國誣受侮滋甚而反以無容人力等說肆然伸救其罪十一也在壬寅之誣獄則攘臂而稱首在今日之按治則閉門而越視何其急於為鏡虎屠戮而緩於為殿下誅討也其罪十二也凡此十二大罪或在乙巳以前或在丁未以後由前則或有頭面之可竄由後則難掩手脚之盡露蓋其平生伎倆直一患得失之鄙夫耳外事矜持內實陰譎唯以固寵保位樹黨植權為能事動以堯舜之稱媚悅上聽曲引衰周之說欽贊聖德已意之所欲則輒遊辭而探試之已過之或露則輒大語而包籠之甚至於城樓之躬審賢靴之手脫甘心樂為恬不知耻縱恣日甚無所忌憚臣恐其一日在朝便有一日之憂二日在朝便有二日之憂也惟彼賊儒實主鏡夢之凶謀而無端還配終斬正法之命殿下果以為煦濡

小恩可以感化梟獍之心耶抑以為島中歌詞真出愛君之誠捕納萬梃足為自明之端耶其傳播歌謠流聞都下者情狀已極妖惡而况其捕納又在顯賊兵潰之後則自知凶計之不成又賣萬梃以為自免之計者尤為明白正法之請實循公議則末減島寘已極可駭而一種營護之徒猶且一意彌縫有若為此賊立節者然前後處分又從末減則據法爭執臺體固然而一不塞責遽然停啓此輩平日只知有私黨不知有 殿下可勝痛哉明彥亦以逆鏡之血黨出處去就一視逆鏡三年嶺外既蒙恩放則急歸故里人情所同而遲回謫所不即上來其兩經營果是何事承召之後一疏陳暴自是臣子之常事而終不肯一言自白亢然出肅其無臣節此亦可見且其銜命出疆專為辨誣舊誣未雪新侮益甚亦不肯小留數日移書祈請晏然領賞忙急歸來其為情節誠難測度前後逆招父子并出則一番嚴訊在所不已而既釋其子終不窮覈酌處其父又極徑先今日國家少有刑政豈容若是寬賊之逆節不待按使之狀已著自己之疏則便是渠結案而托以病避移寘昌悌於新羅門內舊禮庫晝夜同處謀議陰秘鎮紀則受由下去之路仍以幕裨傳令留置冊房及其變亂之始起汲汲裝送終至亡命其間情節儘有可疑臺啓斬允已極慨然終不請拿

是何獄體也有一臺官挺身擔當請改前啓鞫廳忽變為王府拿鞫遽化為拿問而賊寬自歸清脫之地臺官果陞緋王之資一益寬之生死便係朝士之榮辱氣勢之使弄吁亦可怕傳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今之長度支者性本鄙瑣事多矯情諂附權門濫擢重任蘊利生孽專事剝割不杜財貨滲漉之源徒爭飢民口吻中物當此憂虞之日大夫都下人心者恐非國家之福也兩南伯之臨危擢授豈不以曾經御史備諳事情故耶彼二人者出沒民間採訪物情方其亂逆縱橫謀議期會之際豈無形色之現露語言之漏洩者而二人者知而不發耶抑全然不知耶奉命廉察尚且不能宣化觀風尤何可論大亂甫定兩南之憂尤倍他道而二人之政令煩苛舉措狂悖羣情繹騷莫不思亂 殿下深居九重豈知其如此狀耶疏入 命亮臣入侍 上問亮臣曰爾疏出於為國家乎逞私憾乎亮臣曰專出於斷斷為國赤心矣四大臣建儲代理之請亶出於為宗社之意永有辭於天下後世 代理一節 殿下少無避嫌之義而一種凶徒做不忍聞之說以為恐動計臣實痛之 上曰湖南變書之後兩相竄配云者何意對曰掛書事變莫大矣而 殿下優游假借處分不明至有昨年變亂兩相之竄適在其時故臣云然矣 上曰避嫌云云事在

景廟朝不可易言矣予豈畏湖南掛書而竄兩相乎救解兩相豈無他事可言而抑勒至此爾疏專出網打朝廷之計有若外為掛書內為陰謀表裏和應者然尤巧密矣對曰語云欲投鼠而忌器以建儲代理之請為逆則於殿下身上當如何哉上曰代理之請出於元年則臣子之爭執固宜且有逆謀而適不入於其中者欲為窮治何謂鍛鍊對曰誣逼不敢言之地而欲為窮治此非鍛鍊而何雖以教文言之主文衡者既見其文而終不聲罪又從以獎用及一鏡伏法歸罪於鏡晏然自免此何道理上曰出陸之請為其稱兵云領相教弼夢為逆乎對曰臣若親見其教弼夢則當質言而未見故但云助成然初不令出陸則豈有稱兵犯闕之理上曰掛書人不為請捕事其時領相有劄子矣對曰聞有密劄此非密陳之事矣古亦有謂關東盜無能為者而掛書初出人心洶洶身為首相視之尋常外若鎮安而使之潛滋暗長終至召亂而後已其心所在不可測矣鏡虎所告之人則鎮日開坐昨年逆獄則許久引入其無為殿下之心可見矣雖以益寬啓言之挺身擔當肆然改啓欲使益寬清脫乃已天下寧有此事吏判與益寬為查頓故受改啓之諾即除掌令又以墓所封閉官陞資弼夢至親肆然注擬名出逆招者亦多用之殿下若嚴加

隄防則豈至此乎即今民間騷擾訛言沸騰罔測之變將不知起於何處 殿
下今雖不用臣言他日必有思臣之時矣 上曰子久不見爾謂爾有所長進
矣今聞爾言於義理源頭多迷晦矣當初百計擠排或慮鏡黨之入者德修麟
重輩也德麟事其時諸人無言之者知其逆而不言耶不知而不言耶雖曰不
知其子弟亦有入者豈有全然不知之理乎爾謂四臣之事出於斷斷忠赤亦
非矣建儲代理是非子所當言而一二番庭請旋即劄請節目太不誠實矣爾
言亦有好處向來臺諫果無狀矣爾以德麟輩為逆耶對曰其所為逆臣實不
知 上曰君父之前何可糶糊為對耶對曰然則如 上教謂之逆可矣 上
曰如上教之說極無狀咫尺君父之前爾豈忍以如上教謂之逆之說肆然發
口乎四臣謂之不入其中則猶或可矣既有私意之叅錯於其間則爾之直謂
之忠者非矣對曰四大臣建 儲代理出於赤心為國與德麟之事條貫各異
矣 上曰讒言惑聽自古難卞初欲下爾于獄而今此召問出於待儒臣也爾
所論三司事好矣憲臣改啓已知其無狀聞爾此等語不無傾聽之意以末稍
所對見之情狀綻露無餘矣向時人於真儒事急於了當抄於合啓而不知已
非反非他人其於自反之道何如也對曰其日入侍諸臣之心明白易知次律

論斷猶以為幸故抄於合啓斷無他意矣 上曰今時人亦難免苟且之習而向時諸人不思格君之道徒為死黨之論爾生長儒賢之門受國厚恩異於他人而乃汨汨時習陷人至此乎對曰臣豈有甘心黨習之理不計一身之死生冀幸 君心之快悟矣 上曰李亮臣姑先遞差仍 命玉堂上下番入侍上曰七情惟怒難制予初見李亮臣疏極駭然而從容召問則近日三司事及中間一二事或有好處而終是暗於義理故末稍德麟輩如上教謂逆之說露出情態大抵近來逆之一字尋常加人此謂彼逆彼謂此逆亮臣疏無異急書而若以指斥大臣為罪則其心似不服矣欲一番鞫問而三司之以言獲罪非美事故從容招問而罪狀不可不明正故召儒臣問之鞫問當否達之校理李宗城曰鞫問則不可矣亮臣既在經幄之列則鞫問何可為也 上曰此疏無異急書一番訊問似不可已矣宗城曰以黨私之習挾忌嫉之心其言之罔極固其勢也鞫問則決不可施之於名以經幄之臣 殿下必欲為此臣雖無似當力爭期之以牽裾折檻矣修撰金尚星曰嚮來人之畏忌者領相也 上之倚任者亦領相也忌嫉之來固宜矣然鞫問言者實非聖世之事况職在經幄乎 上曰誣人惡逆者豈可不問乎宗城曰豈可以其言之讒誣而至於鞫問

耶若然則為莫大之過舉矣 上曰其言好矣亮臣在經幄故先為召問若儒
生則當不問而鞠矣宗城曰雖士子鞠問則不可矣 上曰鞠問則予亦難之
故有此下詢儒臣若是汨於色目中人則予不必問之矣宗城曰亮臣之言雖
無狀而可怒在彼今日辭氣似異於前日此等處加勉似宜 上曰其言尤好
當加意焉遂 教曰李亮臣疏一篇精神專在首揆以至於兩南道臣吏戶判
欲一手打盡巧且慘矣尤可痛者門生國老之說并捏首揆及故左揆讒人及
於既沒耶既知其讒而不為嚴懲則何以勵末世前修撰李亮臣極邊遠竄當
日內押送臣謹按世徒言亮臣臚列十二罪聲討柄用之首相為人不可及殊
不知上款箴砭君德闕失一一切中無少委曲為尤難矣○命罷判義禁金興
慶職 教曰一自黨習以後是非不明曰忠曰逆惟意所欲以徵夏之誣而不
為奮身當之若曰以此曲避則臆逆而若曰其事之重豈只當鞠坐而不當此
坐乎仍 命罷職○命洪尚容南渭老罷職不叙前後規避前啓憲臣一併削
奪官爵門外黜送○下別諭于李光佐遣史官使與偕來○錄勲都監啓原從
功臣只據備邊司所騰送各道狀啓勘定矣聞清州義兵將翊贊卞觀夏等入
於召募使狀啓中至蒙賞典云故考見原狀啓果然而見漏於備局騰送中曾

亦有追錄之例卞觀夏等十三人請并錄於原從一等追別單書入 允之○
上御仁政門親鞠黃燭燭木川人上疏略曰國家不幸 鶴駕賓天軍國誰監
宗社誰托龍樓曉月 王寢無問鶴禁烟花瓊筵未闢向來王侯之靡寧未必
不由於哀傷之過為 殿下今日之計莫如建儲嗣以答臣民之顛望耳袁宏
之言曰建儲嗣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 殿下嗣服之初非無有望於 正壺
螽斯之慶而 即阼未幾允從羣下之所建議者亦出此也况 先朝曾有已
行之典 昭顯世子之薨逝在於乙酉 孝廟之定位東宮復以是秋今國勢
之孤危人心之波蕩視古時尤加遠亟於宗班中擇得賢孝以定儲位焉承旨
蔡彭胤趙錫命請對言臣民之日夜祈望在於螽斯之慶渠何敢以此萌心乎
上曰其疏中宗社誰托軍國誰監等語顯有譏嘲之意鶴禁烟花龍樓曉月等
語少無悲哀之心疏中自稱賤孽必受指嗾矣錫命曰問其相議人則與其族
人黃玉鉉相議云矣 上召大臣王堂示燭疏右議政李台佐曰渠以鄉曲一
賤孽何敢以不敢言之事上聞乎校理李顯謨曰此奸人嘗試之計不可不鞫
問矣 上曰予異於年老嗣續猶可望渠戴天履地為朝鮮之民若上念 三
朝則不敢出此心矣逆亂甫平如彼輩以 三朝無血脉故有輕視國家之心

以此事嘗試若不嚴懲國無以為國矣仍 御仁政門親鞫黃燭燭供嫡族黃
王鉉作疏嫡六寸煒寫疏又供疏草三張中暗草一張黃煒之筆而挾書者前
順天府使黃燦之筆也一張周鳴鳳之筆又一張亦黃煒之筆也上來時燦叱
挽而潛自上來矣問黃王鉉供燭言欲上疏請建儲故責而挽之矣燭果以疏
本示之而下端有曰如此之後我東方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復基于茲云矣
問黃燦供燭以王鉉所草疏來示欲上京故禁止之而疏草中添刪果為之矣
問黃煒不服刑訊後始供燭果言儲位若定人心可以鎮定又曰此疏得請則
有功云故依其言書給矣更問王鉉供燭言 上春秋雖昂盛而儲位不可一
日空虛欲上疏云故果製給矣問周鳴鳳供以草野愚氓因燭所請不知而書
給矣又問燦供此疏初則知之以為宗社之事故果為點頭而終覺不是故後
果挽止而終不覺其犯逆矣帝王家宗統為重難以故事言之或以孫繼祖或
以姪繼叔或以弟繼兄故 聖上春秋昂盛豈無則百斯男之慶而儲位不可
一日空虛故不勝痛迫而為之矣更問燭供此疏出於愚忠所激疏草初欲示
木川趙政丞矣不為徃示而直入來矣親鞫第三日後 命庭鞫庭鞫後又命
推鞫燦刑二次物故燭刑九次物故王鉉刑四次絕島定配煒極邊定配周鳴

鳳放○親鞫時大司諫吳命新傳前啓 不允權聖徵事依啓至洪啓一睦重

衡事 上曰李亮臣以啓一事陷領相而啓一事則終殊常矣仍 答曰睦重

衡事勿煩洪啓一事依啓又啓宗臣入於推戴而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從古

未之有也罪人坦就拿經年一不按問獄體隳缺王章久屈請嚴鞫得情依律

處斷 上不允仍 教曰予雖至今置之兩司之尚無一言於國體大不然矣

又啓宰臣趙顯命以坦尚不請鞫侵斥臺臣而諸臺宜避不避請並罷職 批

曰依啓又啓今番鞫獄收殺時參酌定配諸罪人中情節可疑者多而入侍兩

司雷同苟合一不爭執請其時入侍兩司罷職不叙又以其時入侍王堂不請

罪臺諫請重推 批曰依啓仍 教曰李明彥酌處時判金吾縷縷爭執而臺

諫無一言臺體固如是乎 命並罷職入侍臺諫徐宗王金尚星○甲辰巳時白雲一道起

西方直指東方長竟天廣尺許良久乃滅申時酉時日暈兩珥○以朴萬普曹

命教李瑜為承旨尹東衡為副修撰○三司大司諫吳命新應教申致雲副應

宗城持平合啓請鞫廳罪人坦嚴鞫正罪依律處斷 批曰勿煩命新申前啓

不允又啓黃燭招中製疏寫疏人宜即請拿而遺忘踈漏經宿始請請義禁府

堂上並推考 批曰依啓一輔申前啓 不允具後翼事依啓○放義禁府時

囚罪人權益寬 上以益寬罪狀下詢大臣及禁堂臺臣判義禁金始煥曰黃溥朴昌悌杖斃無他憑覈之路同義禁趙顯命曰逆乃大惡非人人所可為則以此輕疑於人非朝廷義事然益寬以鏡賊之四寸顯賊之妹夫有翼之狎客柳灝及正刑罪人任環之兄理皆其幕裨也益寬招以為渠所成帖者即瘦鈍馬改立事昌悌憑藉點馬云而改立瘦鈍馬與點馬何異造船於隱僻之地使鎮紀父主之終可恠借泰徵馬不幸近於藉寇兵齎盜糧矣昌悌溥若無可疑則已昌悌溥有可疑則益寬亦可疑豈有在昌悌溥則可疑在益寬則無疑之理乎當初當問不問矣大司諫吳命新曰瘦鈍馬改立若非年年應行之事而前春別行則可疑矣同義禁沈珙曰瘦鈍馬申飭不是異事造寘小船於北海之濱何能用於謀逆時耶許多諸賊之招終不出益寬名只諸般事湊合謂之可疑而已矣 上曰如尹憲柱太過而太怒者亦過矣謂之逆今無可執謂之非逆不無可疑矣右議政李台佐曰執迹而論誠如顯命言而逆者天下之大惡有不可執迹而斷之矣以益寬處地終不出賊招則豈可徒以處地疑以逆乎若與昌悌有謀應之事則似不當遠巡六鎮矣渠偏論恠惡多有傷人害物之論而亦有一段向國之誠雖以辛丑辭位時陳達之語見之亦可揣存心處

今以不幸之迹直斷以參逆則似冤枉矣珙曰臣與渠親熟故知其心事處地及所遭特不幸耳憑覈之語既絕則到今請自鞫廳問之亦非誠實底道自上處之之外恐無他道矣命新曰所造船大小查出則亦可知之矣顯命曰為逆與否豈在船之大小亦豈刻而書之於船乎上曰弼夢所乘之船亦豈必大船乎雖問於船匠造船之人豈能知造船之心乎幕裨輩多犯凶逆事在廷之臣曾所薦擢中亦多出凶逆不可以此為益寬罪矣洪尚容之改請自本府拿問則無狀亦涉殊常而益寬則不可復送鞫廳矣仍命放送○三月朔乙巳○丙午三司大司諫吳命新副應教成德潤持平洪一輔求對請坦嚴鞫不允宗城曰仁廟朝光海廢東宮徑鑿地逃而出不許按法之請儒臣鄭經世以為盛德事畢竟賜死而其時公論與鄭仁城君珙名入逆招李貴力請正法而鄭經世以為全恩乃盛德事其後經世為大司憲參啓而仁廟允之蓋經幄與執法有異也昨年帳殿坦之就拿時臣仰見天顏悽愴臣以區區忠愛之悃有所仰達而去冬以後宗社孤危至於黃燭之䟽出若一向以敦睦之仁恕之則百惟必層生臣之同參非隨衆應文矣大司諫吳命新以廢人徑稱以廢東宮且引喻不觀請推考允之上曰執法之臣鞫事收殺後置

而不論不亦恠乎死於獄中之外無他道矣命新申前啓 不允又啓權益寬
之還馬賊徵自有其律前方伯既以禁物贖作驛馬則便是官物不可任自出
給而益寬之犯法擅還不可容貸請照律定配 答曰依啓命新又以所懷言
前年變亂時賞罰之不明閫帥逗撓者不被當律將士有功者未蒙顯賞錄勲
太少有戰功將士無一人得除守令出戰軍卒獻俘馘者賞給止於布木 上
曰權詹以文臣不斬獨斬李時蕃則不亦寬乎勦勲之太略猶勝於太濫矣米
布依初下教分給○丁未 命問事郎廳尹得和重推 親鞫時 上召叅鞫
諸臣教曰黨論初生於斯文之戰而轉上朝廷至有辛丑又有昨年今黃燭疏
又出非以爛言之也建儲代理若有一毫私意便不是矣以此事互曰忠曰逆
如此而國不亡乎近日政目間通擬亦文具非誠心也彼亦心知不仕無義而
若出則為同黨所笑故惟以引去把作義理矣趙判府事豈與此等人同為如
此事乎同義禁趙顯命曰臣及宋寅明以為今日朝廷捨領相則不可為國事
而李亮臣則以為萬古所無之凶逆蕩平何可成乎以四人言之其中有爛熳
出於天紀龍澤招者有只著名聯劄者雖有分界彼輩好勝故難處矣左議政
洪致中曰臣則自少知領相為人而一邊人所見亦有甚於亮臣者矣建儲代

理以跡言之為國家也趙泰采事自上以挾雜有所持難臣所未曉也麟重德修之惡不關於四臣有罪者罪之無罪者脫之則處分順矣建儲本非可非之事義理如此守已見而被罪則可矣豈可捨是非而惟以做好官為心乎右議政李台佐曰曷嘗以建儲代理為二心乎趙泰采則聯劄而已而其時聖教有曰建儲事無范鎮之心則為將心臣以為此誠義理精微之教建儲代理固不為逆而考其心果如范鎮乎以此作為不仕之義者臣素未解也宋寅明語臣云其時廷請唯諾人三司請對諸人若一併收用開此一線之路則彼亦有緩峻緩者可以來仕云矣致中曰所謂一線路末也臣未見可成也上曰觀卿之欲必同去就與予所期異矣一鏡輩當朝時唯意所欲若分涇渭則二人當有分揀而卿意在四不在二領相則於四人都無涇渭不無太深看之慮彼亦太過此亦太過予欲折衷處分而義理無窮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若為彼入來而處分入來後以領相為逆則豈不難乎得和進前奏曰聞廷臣論四大臣事忠憤不能自抑矣四大臣苦心血誠專出為國曷嘗有挾雜而謂之以逆天下寧有是耶臣等所謂忠臣今反為逆臣等雖欲不退去得乎李亮臣疏出於忠直殿下奈何目之以讒人耶上以有懷必陳未為不可而出位營

護不可無罰 命推考校理李顯謨曰四凶之逆明白丁未處分可以俟百世不惑左相洪致中之言非矣 上曰李真望以教文事請對時請趙泰采則拔去矣舜時有四凶故一鏡傳會名以四凶彼一邊稱以四大臣固非矣而又必曰四凶則非矣予無撓奪之事而大論方張之時以別語贅陳未免挾雜李顯謨推考此後復用鏡黨文字則當論罪矣致中稟定追施緣坐諸人事台佐曰杖斃者元無用逆律之法沈器遠之伏誅也杖斃者一人施逆律庚申趙晟杖斃而用逆律今則此法漸廣王者之法當一定而不可推移矣顯命曰逆節雖狼藉不服而死則不用逆律者蓋慮後日雖曖昧者亦必用此法故也 上曰豐原言是也不承服者正法不可矣三司合啓 不允兩司申前啓 不允○戊申 命黜補司書尹得和鏡城判官得和疏曰四大臣辛丑之事義理至為明白易見而構誣者或以聯劄代理分而為二謂之有二心或以代理之議在於元年謂之挾雜私意况辛丑事既出 景廟特教而奉此特教當為代理者即我 殿下也為人臣者豈敢容議其間而凶逆之徒敢懷危逼之謀驚惶憂惑之說變為國必亡之說又變為傳禪之說又變為陰移之說及夫天位既定之後不敢斥言則又不得不移及於四大臣又以麟重葦事及至親干犯之說

為疑亂熒惑之計麟重自麟重四臣自四臣而以 殿下之明達猶未免見撓
於此等說臣竊惜之李亮臣之顯訟忠冤痛斥奸凶而 殿下反以讒人等題
目勒加之獨不念士氣之摧沮國脉之斲喪乎雖平日自謂頭角稍別者亦推
為領袖能做國事之說至發於前席且逆狀昭著如益寬者敢肆容護終至得
放而後已猶畏公議之嚴乃發塞責之啓渠輩一分畏憚何敢乃爾 上教曰
得和少有嚴畏之心未復官之人敢稱大臣乎乘時搆捏用意痛駭此等之人
不為痛懲將至國不國人仍是有 命○命奮武功臣原從別單申勅舉
行○命逆賊親族國法應施者外無拘調用名入賊招勿問者亦依平人例調
用先是吏判金東弼以朴弼或擬寢郎即弼夢之從弟也李亮臣疏斥之東弼
疏卞 上教曰晉有王導王敦豈以一人而棄一族置人於似逆非逆之中豈
王政所為遂命一例調用○兵曹啓 私廟動駕時 殿下御視事服已自禮
曹啓下侍衛諸將服色從上服黑笠白天翼白布帶去笠飾佩劔弓矢大將黑
天翼虎鬚笠飾別軍職駕後禁軍別抄武士挾輦砲殺手並純黑 批曰可惟
別軍職從侍衛服色挾輦砲手白軍服黑號衣○命承旨注書並重推以李顯
謨尹得和推考則一而書出下教有詳略之異也○己酉太白見已地○校理

李顯謨副修撰尹東衡聯劄請罪人坦依律處斷

答曰勿煩

○庚戌兩司

鄭羽良持
平朴弼琦

合啓

不允諫院申前啓

不允憲府申前啓

不允又啓罪人李

命根以同叅掛書承款則結案正法一刻為急既令行查則查狀至今不來極為稽緩請當該道臣從重推考

答曰依啓

○慶尚道觀察使朴文秀以李道

章事疏卞

賜批慰諭

○命遞執義朴弼周職弼周以幼學徵至是上疏言蕩

平之云始見洪範原其所以致此須有多少事在上面無作好惡一箇作字最

當着眼辨別矧今此指彼為逆彼指此為逆我國士大夫只有此數非彼即此

非此即彼則無往而不入於逆黨之目矣

殿下禁切臣僚使不得以逆字相

加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曷若明降指揮使其孰為逆孰為非逆曉然明白也哉

一儒臣觸犯時諱孤忠直氣令人竦聳而竄之絕塞臣猶不敢以一語救正若

是而尚可以言官為名耶 上以慨然為批仍許遞

○持平洪一輔上疏請亟

允合啓又言黃煒宜嚴訊得情周鳳鳴亦宜仍囚同訊又言無賴輩成羣自稱

捕廳譏察周行鄉曲或搜家財請分付三南道臣見捉者直為鳥示 批曰煒

鳳鳴事已詳量酌處假稱譏察之類令道臣嚴查啓聞處之 ○行晝講講訖同

知事宋寅明日建儲代理光明正大此則非逆也喜之器之輩締結無賴蹤跡

陰秘國人疑之金昌集李願命有悖子逆孫入其中其知與不知何以知之死
後復官乃褒獎也追奪雖曰一律今不可復議復官李健命趙泰采無出於鞠
招之事以聯劄歸之逆不亦寃乎上曰建儲代理其時大臣若無私心而出
於純心則為忠臣不可謂之逆矣一邊人如世良天無二日等說此出於黨論
畏禍之心而是中有非非中有是矣卿於其時在小官領相知之而不言此則
非矣李健命鏡黨以四劄為出於將心中道賜劄寃矣拔之宜矣趙泰采則寃
痛矣領相以趙泰采事陳達而予心則終以為太過彼人之以領相為凶惡者
亦不惟矣寅明曰閔鎮遠乙巳後欲一反景廟時政進袖劄欲為告廟頌
示臣心以為非故上疏論之矣以今見之鎮遠所言順矣上曰其時非卿及
鄭錫三疏則予必大段追悔此乃不忍提起之事見卿等之疏始覺此為經彼
為權故不從所請矣鎮遠甚於黨論初非有二心於景廟者也卿知鎮遠之
心予甚嘉之矣檢討官尹東衡曰二昨年大處分當垂百世不易而今有變改
之意心甚慨然矣上曰雖大處分是中有非非中有是參酌折衷未為不可
寅明曰黃燾疏臣民孰不憤痛而殿下若留心久而不忘則為病矣上曰
宰臣猶不知予心矣么麼輩敢為此言者其心所在不念三聖之無血屬也

建儲代理之請出於為國則予豈動於此等說乎若有挾雜則非忠也予心則嘗以宋太宗置朕何地之說為褊狹矣予豈以此事係着於心乎○辛亥以李廷燭為承旨姜必慶為執義南一明為校理尹光益為修撰李彥祥為南兵使張泰紹為全羅左水使禹夏亨為右水使○三司伏閣凡三啓 不允憲府持

琦申前啓

不允又啓向者本府依違諸臺削黜現告中或有當入而不入

不當入而入者請承旨推考更令區別現告 答曰依啓○兵曹參判沈珙以

權益寬放送時入侍諸臣因尹得和疏斥疏下曰今日頭勢一何似乙巳初耶

殿下所以信之如齊蜀之管葛者今已動得八九分矣其餘初未嘗受知如臣

等輩尤何足道哉彼方百計鑽入其勢莫遏士大夫不可與此等人較是非爭

得失唯當潔身斂退而已 批曰乙巳何如辛丑何如在上者當公聽并觀此

等之言猶未免乎色目中来以年立的今始於卿聞矣○行晝講○命濟州武

年貢馬時山馬限二百匹上送以性剛氣壯可合戰馬也從司僕寺提調趙文

命之言也○壬子三司伏閣凡三啓 不允兩司申前啓并 不允○癸丑

上詣私廟展拜後還宮○左議政洪致中率二品以上啓請坦依律處斷三司

伏閣再啓承政院亦啓請并 不允○甲寅命承旨望中常擬武弁一員○賓

廳政院再啓三司伏閣三啓并 不允○嶺南按覈御史吳光運疏薦嶺儒李
裁等二十二人請調用且言今日之言蕩平者假飾名目以欺 殿下國是之
質諸鬼神而無疑建諸天地而不悖者搖搖如風中之旌又言凶孽支流殆遍
半國宜有曠蕩之典請疏通廢錮之家 賜優批賞弦弓原疏示該曹還入留
中○乙卯政院再啓三司伏閣三啓并 不允兩司申前啓 不允○行晝講
講訖特進官朴師洙曰吳光運疏盡驅蕩平之論於假飾欺君之科而優批賞
賚臣不勝慨然矣主蕩平者其心出於至公血誠妄懷世道之憂以為諸黨末
流俱不光潔而就其中輕重淺深而論之則聯劄終不可斷之以逆庚申己巳
辛巳之逆疊見層出至于今番而極矣為治之道不可為己甚之論故必欲先
從向時人與之消融共做國事一邊疏通光運輩之無干犯者本末輕重之序
蓋如此此係大是非所在終不可混淪汨董也是日光運適復命 上命入侍
師洙與光運互相爭下叅贊官曹命教以兩人聲氣太露請推考 命勿推
上曰古有盃酒釋憾使入侍者出於開釋之意也朴師洙俄見吳光運入侍欲
避出此疑阻也其後 上臨筵問趙顯命曰卿亦疑吳光運如朴師洙耶顯命
曰光運輩根蒂自別故其言如此矣臣等本意先從向時廢黜人與之通融然

後次用光運輩自好之類而光運輩與向時人冰炭今此蕩平之論不利於渠輩故頭腦本不合矣吏曹參判宋寅明亦疏辨曰臣之藉手而事 聖上者不出於皇極第一義而即伏見吳光運之疏聲罪狼藉令人震怖失措噫所謂假蕩平者亦煞有權衡不屑求合於光運所拂拭逆家廢族而固乃欲彌綸保合於與逆家冰炭之流是將激成變亂復如前春使深識亂源如光運者已不勝其隱憂畢竟鼂錯之誅臣可辭乎莫若早斥臣等於今日使不得容其邪說以做皇極之治毋貽後日之悔也 批曰予豈不知疏語中不諒之意而既無指斥之事則豈先助激以作葛藤乎副護軍李汝迪同入講筵白 上曰海島中逆類竄配太多貽害島民宜移配他郡 上曰郡邑頻頻點考事令義禁府與備局相議稟處汝迪又曰東伍則領付營將守令則全無手下兵保人之納米納布者使各邑團束以為平時受布臨亂率領似合便宜朴師洙曰吏奴作隊庚寅因海賊騷屑有朝令而其時節目中有吏奴保人一并作隊之語保人或云是三軍門保人或云是吏奴保人各邑眩於奉行因循置之矣 上曰令廟堂稟處汝迪又曰河東府使禹夏亨前春變亂時多著功勞而以功過相準見漏於論賞中夏亨其時以昆陽郡守率十哨軍直抵賊所未及五里賊軍縛其

魁迎降希亮之生獲熊輔之不踰牛頭峙皆夏亨直抵賊陣之功也希熊捉到陣前多發不道之說夏亨欲手斬之居昌節死座首李述源之子至仁從後挽止曰吾當斬之夏亨不辨誰某認為軍官使之斬之千把搃以下皆加資而夏亨獨未蒙一視之典軍民之目睹者無不稱屈矣吳光運朴師洙亦陳嶺人皆稱夏亨之功上曰夏亨既捉賊魁則事當拿送京師快正王法而反付之復私讎之人功雖可尚事不純美故初入勘勲旋拔矣別單方入予當量處矣汝迪又曰安陰以希亮胎生邑革罷事道臣狀聞而欲附咸陽則邑民抵死不願欲附居昌則本來地廣難治安陰千峰萬壑無非逋逃淵藪官長不可遠置道臣亦以臣言為是若改號曰忠順縣而仍置則好云矣師洙曰邑民有效忠者則改錫嘉號者古有之而安有邑民從逆而以忠順改邑號者乎臣曾以為當革矣今聞地勢巖阻多盜今若移屬則距官府絕遠可慮矣上曰既出賊魁則其在使民知忠逆之道決不可不革而分屬處今廟堂稟處○丙辰以趙錫命為承旨金尚奎為大司諫李春躋為司諫尹彙貞為正言李匡世為東萊府使○賓廳政院再啓三司伏閣三啓並不允兩司申前啓不允○命還給左承旨李廷燭疏其疏略曰李亮臣之直言敢諫竄之絕塞尹得和之抗章力

爭斥之外邑從今以往誰肯為 殿下進一言耶沈珙之疏旨意叵測敢以乙巳茅語簸弄脅持少有嚴畏之心安敢乃爾吳璠之拜臺職幾月 殿下申飭署經亦已屢矣何至今不為舉行耶臣竊痛之臣即唯諾中人也何敢獨自出入於近密之地哉 上以意在嘗試欲售傾軋 命給之○命金海府罪人李道章依朴泰純例令本鎮營將結案取招後正法因嶺南按覈御史查狀也○行書講講訖知事徐命均曰 祖宗朝親功臣賜與甚豐終身享富厚今番親功臣有不免饑寒不備章服者甚非激勸之道 上曰令該曹考例舉行命均請嚴禁權設都監擅囚者又禁直囚衙門郎廳以私事捉囚者 從之宗臣密陽君旻陳憲臺囚搃府下人 上以都搃府是 王子大君兼帶衙門 命事係風聞者外毋得捉囚下人○丁巳三司伏閣啓坦事 不允三司及大臣二品以上及六曹叅議遂請對力爭右議政李台佐言 殿下於人燁受刑時猶不忍見之至於坦事則帳殿流涕孰不感歎而國事當主嚴毅而 聖德專主惻怛似歸一偏矣 上曰昨出仁和門時見其在侍衛中予則已見凶檄已知有此境故心懷不佳不忍見渠予今日之心即其時之心也在上之人固當知此而在下之道則何可一向泄泄乎由是黃燭䟽出頃果有下教諫院先即

發啓有同烏飛梨落不知子心者必謂予有欲殺之心也台佐曰殿下若嫌
外人之有議不即賜允從則是終歸於計較之私也上終不從○戊午日暈
暈上有冠○左議政洪致中上劄略曰吳光運疏有云雖國是之質鬼神無疑
建天地不悖者搖搖如風中之旌辛壬四臣承明命定大策義明理正而不
逞之徒至日以陰移天位一鏡直歸之於篡逆此其意豈亶在於殄滅四臣而
止哉四臣之禍由於鏡夢之誣成而聯劄為其本鏡夢之逆與非逆而四臣之
寃與不寃判焉今鏡夢諸賊咸就顯戮而四臣者猶在覆盆之下古今寧有是
哉以實非期於卿者為批○以權益淳為承旨○命還給司諫黃梓疏疏曰
臣於辛丑冬與於聯劄唯諾中矣今若因其苟免而自掩任他忠魂之掩抑獨
幸好爵之我為則狗彘將不食其餘矣蕩平為今日新題目朝廷所以處臣者
亦借此二字耳果欲做真箇蕩平則同一罪案而追奪之典或及於既骨華顯
之銜獨糜於生者一何斑駁之甚也邪正之不分是非之不別而徒欲一切籠
罩欲使朝廷作一汨董之地臣誠死罪殿下徒知蕩平之為美而不知為蕩
平之術矣然必欲消融彼此俱收並用則聖意孰不歎仰而下之所以奉承
者全無一分誠實底意思特以不如是則慮忤上旨作此外面假借之舉以

濟其固位之計耳如臣性懦情危者只受其無限簸弄充備蕩平一夫之數者
不亦困乎且言李亮臣疏不顧一身禍福但為國家深憂請寢邊竄 上以梓
寧得罪於君不忍背黨隨加責罰則適中其意只 命還給疏本○三司請對

請坦依律 不允兩司申前啓 不允○已未右議政李台佐率百官庭請三

司執義姜必慶掌令李廷錫獻納鄭伏閣 不允○行常參○領議政李光佐

上疏略曰力過代理之云尤為無理不曰爭 先王之釋務而曰過 聖上之

代理渠輩初亦為庭請亦出於沮遏乎其將奉承則庭請何為既已庭請則陳

劄何為既已劄請節目則又何為隨人而入僕僕謝罪而更請收回乎此何許

大事而乃可若是其反復乎臣心斷斷如此神明洞鑑豈禍福之所能移也臣

之不能盡分於鏡事固罪也而若欲操鏡以累臣則國人必且不服矣凶賊混

入於出陸萬萬痛心追悔無及然賊謀一日未發非所逆觀乃謂遂他日之稱

兵設欲構罪何患無辭忍為此罔測之說乎徵戾之薦望臣固與聞有眼不識

鳥窺固為甚慚於張守珪鑑別之昏昧臣將沒身自訟矣啓一事尤為孟浪末

稍酌處又非臣所與緣何謂臣以生殺惟意乎李真儒有向上之誠心非獨臣

言之也觀於鄭錫三筵奏鄭羽良疏辭亦可知為僉同之論也 賜優批○命

還給執義姜必慶掌令李廷錫獻納鄭羽良正言尹彙貞修撰尹東衡聯名疏
遞捧䟽承旨職三司以伏閣力爭誠意淺薄終不感回 天聽陳䟽徑出 教
曰數日伏閣三次請對有此徑出之舉初何弛而末何急若此其將因徑出而
為極致乎○命還給副校理朴師正䟽䟽曰言事之臣相繼得罪夫授以言職
者必不使之緘口結舌而及其進言輒加竄黜此不幾於以官為罪耶乘時二
字 殿下之待臣子不亦薄乎在 聖明為失言在羣下為至羞若使錢若水
當之必汲汲却走不但為急流勇退而止耳○兩司申前啓 不允○庚申庭
請再啓政院一啓 不從○成均館啓儒生試取命下後臣李堦來詣泮中則
守齋儒生以為近因東西齋任之不得差出未及相率叫閣而討逆之論方張
至設庭請此時何可赴舉乎臣反復曉諭而終不回聽 批曰善為傳諭使即
應製又啓儒生終不應製 批曰士氣如此予之嘉尚誠愈於一時節製之慰
悅持題還入以成諸生之氣○引見大臣義禁府諸堂 上問右議政李台佐
曰泮儒事何如台佐曰儒生所執是矣 上曰士習可貴矣太學古亦有討逆
封章事乎同義禁趙顯命曰 宣廟朝吳允謙為齋任時儒生輩以討鄭汝立
事發論則允謙以為士子不當干涉於朝論只以教化不明有此凶逆上䟽而

不叅討逆疏先輩以有識許之云矣台佐陳三司聯名疏批之過中上曰
數日伏閣輕先徑出可謂有風節乎然所達好矣命入疏批以舉措何若是忙
急乎誠未妥改書下台佐又陳沈珙疏批有欠渾厚上曰乙巳云云極非矣
李廷燭患失之斥豈非自取乎上問黃玉鉉宜何以處之台佐曰一自國本
空虛士大夫孰不為國深憂燭出入京鄉以此傳說於爍爍以為今若為此疏
於渠必有好事仍勸成之燭則只以希功之心為此恠駭之疏矣黃哥三人皆
斃杖下則恐有傷於好生之聖德屏裔恐宜矣顯命曰今若杖訊其隱情果有
屬望處則當用逆律而兩人既斃未得隱情則妄言之罪不必至於死矣遂命
王鉉島配黃煒配極邊判義禁金始煥引被斥於尹得和事陳權益寬議讞不
可冒當上曰益寬事予當親決遂命邊遠定配○命前判中樞府事趙道彬
前判書沈宅賢前左尹張鵬翼前叅判金有慶前監司金祖澤前府使趙榮福
叙用○以李真洙為承旨成德潤為執義柳儼為獻納朴師洙為兵曹叅判趙
尚行吳瑗為正言尹彙貞為校理鄭羽良為副修撰尹就履李廷錫為掌令李
滄為持平○命前大將張鵬翼還差御營大將○辛酉以趙道彬為領敦寧宋
成明為大司成金滌為南兵使申命尹為全羅左水使○庭請三啓政院一啓

不從獻納柳儼正言趙尚行疏請亦不從○副校理李宗城上疏言尹得和
疏論權益寬事意趣歸於臣父臣父之遭此事由臣前日筵對事崇臣身辱及
臣父中心慙痛如受鋒刃仍言聖學高明而獨於坦事靳固至此內牽於敦親
之情外迫於執法之議遷就繚繞不忍加誅聖心愈不忍而輿情愈拂鬱批
曰引嫌太過附陳事子意已諭筵中矣○持平李滄上疏言李亮臣尹得和為
國盡言擔却禍福黃梓遠外封章自效職責是誠何負於殿下哉且言坦事
昨春以來略無及時懲討之意晚因筵臣發端始有合辭之請舉措泛緩曩倫
晦塞臣實於悒流涕凡於當討之罪依違規避者先加懲勵則世道人心庶一
分喚醒批曰漆黨之言不欲聞也為黨人不膺命予未曉也○諫院申前啓
不允○壬戌行晝講三司校理申致雲副修撰尹光益掌令尹熱覆獻納柳儼正言趙尚行請對入侍以坦事
迭進力陳不允兩司傳前啓不允○癸亥辰時日有重暈內暈有兩珥暈
上有冠內赤外青○奉教朴弼均因下位趙尚行之陞六疏引館規請令春秋
館考例稟處允之後因春秋館啓稟還寢尚行出六仍削職後新薦令弼均
舉行○知敦寧金在魯上疏曰當日庭請之停止者四臣也以停止為可而唯
諾者臣也古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臣之免罪叨榮有愧死者見嗤一世猶

可說也負愧九原何以自立 批曰身帶將任一向引嫌誠未安○館學儒生
洪應寅等疏請坦正法 不從○命削正言吳璦官其疏曰今日國勢孤危王
綱頹敗天災稠荐人心波蕩以至政弊民困百為耗匱 殿下非不聰明稽古
而誠心無流行之實私意多膠擾之害臨筵雖頻開講雖勤不過略綽讀去泛
論文義此真先儒所云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者也况聖經賢傳其言即至
理之所在今 殿下絲綸之間所引經傳往往以不甚襯切之文字證未必是
當之義理不欲捨己意而從前訓或至屈前訓而附己意讀書有益顧反有害
殿下若不自覺其然則窮格未至固有歎於聖學而若知其如此猶以是為能
事則狎侮聖言其失尤大 殿下每自謂痛斥虛文而考之施措終欠敦厚樸
實之意臣愚死罪妄謂 殿下言言而必戒文具者正見其為文具之甚者也
君臣之際貴在誠信而 殿下之接下或多過情之辭雖欲以是為寵藉假借
之資得之者未必真以為榮古所謂推心寘腹者豈在聲音笑貌之間哉言語
用人本非綜核之政藩臣狀啓以節財用為言者其人果可用則他日進擢亦
無不可而因一紙之啓綸綍之褒表裏之賜太無節量正卿亞卿之教有若執
契預許一言有概猶且如此設若程事立效將何以加其褒乎 殿下每自謂

我無私意而終不免有許多礙障恐人議己之心先於遵天則之心億逆隱度之意奪夫循正理之意往往多費言辭先自解說此皆 殿下胷中先有一箇私字義不當嫌拘而過自嫌拘者有之事非可疑怒而遽加疑怒者有之甚至施恩於不當施之地屈威於不當屈之人而又必示以德色欲使之知感如李慶祉子特放也過煩綸音此適以啓凶徒之玩侮耳 殿下每以虞受直言自勉而雖所謂優容嘉納者了無端的見行之實少有拂逆輒苛摘細故呵斥不已凡其拔擢人物類不喜稍近讜直者多取便捷巧儂熟軟齷齪之人殆無一人敢進一言以逆君耳拂君心而競習為便佞之態媚悅之辭聖教至當聖德卓越之言不絕於屢種之上遂使君道日亢聖心日傲國事日益壘壞而此輩方且以深得 上意保全寵利為得計其中所謂大僚者即其尤無恥者也古人以諂諛承奉謂之玩戲以君父為玩戲其罪何如 殿下所經歷無非至艱至變從古聖人所以善處逆境者不過曰至誠大公而已惟我 肅宗大王截然以正名義嚴倫綱為大本領決之以英毅行之以剛大其所以貽謨垂裕者既赫然光明矣一種壬人積與名義為仇矢志蓄恨欲逞其禍心而庚子以後景宗大王遵承 先志未嘗或撓此輩千方闖鑽莫售其計及至儲位既定之

後逆輝立幟諸賊影從必欲甘心於殿下尚賴列聖陰隲兩宮保佑
宗社得有今日而所可哀痛者我景廟至孝至仁寬厚溫良而彼奸凶輩乃
忍辜國家不幸之會戕殺肅廟舊臣更變肅廟舊章顛行已私惟意所欲
嗚呼此豈有一毫顧念景廟之心乎臣伏聞殿下乙巳下教有曰奸壬欺
蔽四聰擅弄國柄夫知景廟本心莫如我殿下則洞照此輩之罪惡亦宜
莫如殿下矣殿下於乙巳以後凡諸討罪之典一例寬縱遂使此輩鼓唇
於殿下之庭輒以辛壬擅弄之罪一切歸之鏡夢而乃敢追謫死國之諸臣
陰逞當日之舊套便自謂忠先王而為宗社雖其縱恣無嚴謂殿下可
愚弄而獨不畏先王陟降之靈俯鑑有赫乎殿下孝悌出天每聞追提
先朝之言輒曰不忍聞此固天理之本然也然但曰不忍聞而已者孝悌之一
端也推是不忍聞之心以明先王本心討亂臣罪惡卒追肅廟英毅剛大
之規模者孝悌之全體大用也建儲代理義理之光明正大可竢百世則凡為
肅廟景廟之臣子者豈容有一毫他意而惟其大策之定在舊臣當國之時
故睢盱揣摩之徒惟恐國本之永固而得志之無日出萬死血戰者接踵而起
不待麟亮諸賊之稱兵而已有干戈從事之心矣自鳳輝而為世良自七賊而

為逆儉自逆虎之變書而為賊鏡之教文今日廷議之但以逆鏡教文為前春亂逆之原其果成說乎輝賊之官秩自如三賊之首領尚全而賊變之後終未聞有追討鳳輝之罪者至以一鏡之上疏教文分為兩截事必欲脫三賊之逆名臣竊痛之 殿下天性詳恕常以事干自己或恐流於一偏故雖追獎諸臣旌贈赫然而一念之間不無曲嫌之意遂至倫彞數絕是非顛倒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豈虛語哉臣昨見李光佐自訟之疏曰大處分一撓則彞倫數敗國不為國噫彼光佐豈非向所謂蔽四聰擅弄國柄者乎代理之議渠自稱不沮遏而猶以聯劄歸之彞倫所關夫聯劄者即代理節目之劄彞倫二字豈敢下得於此事而乃忍發於口肆然陳於 殿下之前此其指意所在與賊鏡之疏三綱五倫之說豈有絲毫差異乎李亮臣之疏率皆指事據實無辭卜晰故惟以苦心所存為自解之資以 殿下日月之明豈不洞燭噫前春逆亂尚忍言哉 殿下每謂其出於朋黨專欲响嚅而曠蕩之欲以姑息之惠化鳥猿之腸至如天海之窮凶極惡若使其時明白究詰根窮指喉則今日維翼之凶逆豈如是狼藉哉元舅袖中之劄元老劄心之言實出於苦忱血誠而 殿下方且穆然凝邃謂已使凶徒醜類革面改心丁未十月處分所以曲副凶逆之

心者至矣盡矣然猶不能弭患消亂者何也自昨年三月之後 殿下亦宜恍
然覺悟凡有干犯一以典法從事而猶循塗轍不思懲毖舊惡新犯一切寬容
而末稍勘獄之大臣依違牽制於容護之論法應請拿而初不請拿者有之不
當酌處而徑先酌處者甚多莫重大獄苟且了當而至於事理似然之說何其
原恕之太過同宗之親嫌尤非法意之敢出身居鼎席為君父討亂逆乃不能
盡分如此 殿下將焉用彼相為哉其時金吾之長曾置賊措於放秩者厥罪
已大而及當此獄又復一味依阿惟恐見忤於凶黨按獄討逆之義固如是乎
吳光運以奸壬遺餘敢以深憂遠慮之說恐動 殿下其請調用痼廢之家者
非庚申凶孽即已已逆種 殿下不置重辟又從而寵賚之豈謂知寬孝之逆
情而發說於上變之後者真足以為功也耶李裁乃玄逸之子也玄逸語逼
聖母罪惡至重前者薦擢已極無嚴而今光運又置之薦剡之首朴長潤之負
犯何等干係喉司之臣敢陳歸覲之請必至得允乃已昨年卞誣使价埋骨燕
山不可責之此輩而終不一番呈文卞明君誣受其慢書領賞赴宴而歸臣子
之節掃地盡矣臺閣之臣遽停塞責之啓可勝痛哉李廷弼棄郡逃匿罪在罔
赦罷職不叙之罰豈可施於此等負犯益寬逆節昭無可疑尹得和疏出之後

如沈珙者乃敢曰逆不逆放不放只取裁尺五之天噫嘻君父親問逆豎之罪而身為獄官一味掩護及有人言則曰此是君上之事非吾所知此豈人臣之道乎 殿下以蕩平二字欲保合調和而一邊人中自謂差異者出而奉承凡立 殿下之朝者隨聲應曰蕩平蕩平噫今日之所謂蕩平者初非真有所執之義理蓋以聖心主於消黨故為此說以為希合固寵之計今日之逆即辛壬之逆而於今日則操之欲嚴而却緩於辛壬諸逆以擅弄威福斷真儒之罪而當真儒之時權勢名位不啻真儒比者乃反戴為領袖而不恥聽其言則似近於公察其跡則似合於中凡所以盡聖心而感天聰未有大於此者噫建中二字豈非王政之所當先而唐宋覆轍不啻昭昭又言嶺南名賢輩出遺風不泯亮熊諸賊不幸出於其地驚痛憤嫉必倍他人而出賊招者一切不問宜一番究析討其可討赦其可赦豈以姑息掩覆之意有若安反側者然以為嶺人羞也昨年逆賊水陸并進之計令人骨慄宜飭濱海防守亡命諸賊亦有散匿島中之慮宜申嚴跟捕勘微大臣即左議政洪致中上教曰今觀吳瑗疏本勉戒之言當留意而一篇精神構捏首相傾軋搢紳又侵斥在廷之大臣譏斥主蕩平之臣眩亂人主其心所在必欲盡進同志者噫吳瑗豈他世祿臣之比哉

今日宗國以朋黨幾亡之時甘心若此予之痛駭非比他人矣削職瑗明安公
主之子也史臣曰瑗以當宁之至親初入臺地極論時事而縷縷數千言剴
切明白其言上躬闕失處尤切實的確可謂言人所難言矣○全羅道觀察使
李直德上疏言李亮臣疏論罪臣身終是不可無之言也或曰苟以聞騷屑而
不告為罪則昨年騷屑舉國無不聞奚獨御史或曰御史若知之不過從土人
士民而知之士民之所不知而不言御史何從知之士民苟知而言之則當有
先金重萬告變者知而不言則三南士民皆當先被知情不告之律此皆苟且
之論私護臣之語必也如亮臣之言然後方可為後來奉命者無幽不察之道
以此罪臣於臣非寬 批曰傾軋之言何必深嫌○庭請三啓政院一啓 不

允三司司諫李春躋應教申致雲掌令尹就履請對入侍迭進力陳 不允掌

令尹就履傳前啓 不允正言趙尚行傳前啓 不允司諫李春躋又啓掌令

尹就履老病昏耄事多失措請遞差 答曰依啓獻納柳儼又啓當此大論方

張之時三司不可不備請在外三司并遞差 答曰都憲許遞其外併依啓仍

命在京不參人罷職又 命罷吏曹參議尹惠教職以擬尹就履臺望也致雲

及儼皆言罰太過 上曰不但就履李滄之必不行公而大論方張之日亦擬

臺職者非矣儼曰 殿下未免失言矣 殿下若的知滄之不行公則初何為
落點乎此非誠實之道 上曰予果失言矣○甲子行書講○兵曹叅判朴師
洙上䟽略曰臣得見吳瑗之䟽其論嶺人李裁事臣不勝震慄之至臣於前春
奉命南下惟以蕩滌甄拔收拾人心為急務而不暇致念於其先之罪負此臣
之罪也且瑗之言雖與吳光運冰炭其為斥蕩平則一也 批曰譏斥之言予
已開釋今日捨此其為國乎都承旨蔡彭胤以朴長潤事䟽引 賜例批吏曹
叅判宋寅明以吳瑗䟽自下略曰吳光運吳瑗之䟽異色而同辭臣無自脫之
路矣設如瑗言將順君上之美意不猶愈於忘君死黨耶 批曰已諭於朴師
洙之批矣○司諫李春躋獻納柳儼劄請坦按法弘文館亦劄請 不允○正
言趙尚行上䟽以庭籲方張之日沈珙連職後無端徑歸江郊不叅庭班請罷
職 允之○行書講講說命檢討官尹光益曰高宗初生小乙欲其知民疾苦
置之於外其經涉艱難知民疾苦乃所以為學也 殿下亦自私邸入承大統
民間利病情偽無不備知今日行政立事政好得力高宗此事毋作紙上語另
加體認好矣 上曰此言儘好矣武臣趙倣請全羅兵營近處康津長興寶城
海南靈巖羅州南平綾州八邑保人中除禁御保及兵曹騎步兵外各衙門保

人并以本營遠邑保人相換作隊 命令廟堂稟處倣又請兩南宜依西北監
兵營例選置親騎衛作馬隊設科激勸亦 命廟堂稟處○左議政洪致中以
吳瑗疏斥出城下別諭命史官傳諭後偕來○館學儒生朴泰容等上疏申前
請 不允諫院申前啓 不允○乙丑禮曹啓稟 東宮月令及三名日進上

批曰限三年舉行○命吏曹判書金東弼參判宋寅明許遞以宋成明為吏曹
參判吳命新為吏曹參議○庭請三啓政院一啓礪城君楫率諸宗再啓諫院
王堂亦劄請 不從○行晝講○行夕講○命遣宗臣看審 大院君畫像在

城○丙寅以李堞為吏曹判書韓頤朝徐宗玉為承旨金東弼為工曹判書宋

寅明為大司憲趙顯命為副提學李秉泰為大司諫任守迪為執義沈聖希趙
尚命為持平金光運朴來羽為掌令柳運尹宗夏為正言李真淳為刑曹參判
金尚星為副校理沈泰賢為修撰韓顯蕃李顯謨為副修撰鄭壽期為大司成

金濂為北兵使○慶尚道陝川郡地震○大臣二品以上諫院王堂司諫李春

儼應教申致雲請對入侍力請坦正法 上終不從護軍李瀟曰自古雖即時

伸寬而未嘗不從羣請矣右議政李台佐顧曰是何言也左承旨趙錫命曰李

瀟妄發請推考 上曰唯 上曰其時賊陣中有言在此時則雖以此人為推

戴之名上京後則豈無他人云矣台佐曰有翼招有曰嫡長云豈不可慮乎司直宋寅明曰渠之知不知鞫問然後可知矣上曰推戴誣罔則古亦有得生者矣寅明曰臣初聞而不信矣及趙德昂李河出而始信其不可脫矣台佐曰白日之下傳檄四道此一節難矣上曰同姓之族於我固有遠近而自祖宗視之則皆血屬也罪狀明白則雖至親不可容貸矣趙德昂往問密豐不答云此一節可問然其時予意蓋不以為疑故不問若曰應死之人不必問故不問云爾則非矣上京後豈無他人之說似非虛謊維賢有翼弼夢以賊佐輩為窩主相表裏賢翼夢輩凶狡有餘末梢安知不從賊佐輩而有反覆之計乎今日說話輾轉支離果生武臣之妄發矣台佐曰冬至使別單中銀一萬兩出送使之加賞戰士云彼以昨年銀債事疑外國以為愛銀特示不惜銀之意耶上曰當初詆辱予則不以關心矣尊周大義未伸之前其辱說何可與較乎台佐曰外議以為以其銀用之賞賚頗涉餒耻矣上曰果涉餒耻矣寅明曰留置義州用之於接待彼人時則好矣禮曹判書金始煥曰事大不容欺謾我國動靜彼無不知不必置之邊上矣上曰此銀不可用於公家然置之義州用作待彼之需則是以汝之物待汝也事近野俗非王者待人之道也台佐曰當

問于領左相更稟矣台佐陳軍功別錄事以為吳命恒所錄太少令趙顯命與金滄李遂良相議以某合邊將某合某職更為別錄隨窠收用則好矣獻納柳儼曰向者早朝請對日晚始下今日辰時請對未時乃下此非待臣僚之道亦不無荒怠之慮此後則加意早朝幸甚上曰朝則問候東朝今日又甚熱故差晏矣甲辰冬無妄閣引見時李明彥極陳早朝之義予至今不忘諫臣之言又如此當體念矣命戶曹判書權以鎮進前教曰昨年變亂時遣大臣宣諭分給貢米而今乃固執不與民必曰危急時則愛恤既安後則棄而不恤矣以鎮曰聖上雖以都民為慮都民則無徭役遊食鄉民可矜矣春躋傳前啓不允儼又啓李瀟敢以伸冤等說陳達請罷職不叙上曰此固無情妄發然臺體則然依啓○宗臣再啓不從命前判義禁金興慶前叅判沈珙叙用○命宋堯卿金麟慶俞斗基禁錮終身初李宜祿鄭宅河以職命禁錮終身至是堯卿等又以職入於御史書啓命依李宜祿等例禁錮○禮曹叅判趙顯命上䟽言吳瑗䟽聲罪蕩平曰蠱聖心惑天聽其為言何其似吳光運也今之人各自粧點義理曰忠曰逆然以臣見之真所謂齊楚俱為失春秋無義戰者也嗚呼黨人無純是純非也久矣局外公眼之所以處之不得不然而自彼硬

定執物務為角勝者觀之以為無所執宜矣 批曰已諭於筵中矣○丁卯庭

請三啓宗臣三啓三司大司憲 宋寅明執義任守迪司諫李春躋應教申致雲持平趙尚命獻納柳儼副校理金尚星正言柳運尹宗

夏修撰尹光益伏閣四啓政院一啓 不從館學儒生安相喆等又疏請亦

不從○戊辰庭請再啓宗臣再啓三司伏閣四啓政院一啓 不從○左議政

洪致中上疏言吳瑗疏疑臣被人勸誘故緩獄情臣雖無狀忍為此哉 賜優

批開釋○命鞫廳罪人洪啓一還發配所以三次刑訊無端緒也○己巳以沈

拱為禮曹叅判曹命教為承旨趙迪命為校理李真淳為大司成○庭請初啓

批曰心有所定決難允從而上下相持國事罔涯不得已特允斬一問之請待

大臣入來備負商確處之○大臣二品以上三司請對入侍右議政李台佐曰

待大臣之教臣實未曉 上曰施法公族所當審慎也台佐請明示律名 上

曰自盡之外無他律矣大司憲宋寅明大司諫李真淳執義任守迪司諫李春

躋持平趙尚命獻納柳儼校理金尚星趙迪命正言尹宗夏柳運修撰尹光益

副修撰李顯謨合啓請逆魁坦更以極律勘處 不允大臣諸臣迭請用極律

上終不許 教曰卿等試思之向來逆變因何而起耶莫非黨習之害也辛壬

間事有不忍提說德修之凶招鏡賊青天白日之說出而痛恨于中者尚今未

已逆鏡餘黨猶且信用而不疑致有昨年變亂渠輩則別作一種議論以渠之凶逆看作正道故扶萬古綱常之言出矣又 教曰德昂之居間予實異之坦之不答云者果未知如何而以第一義責之則死亦不寃矣台佐曰渠以王室至親聞推戴之言惟當急急來告而默然不答此一節實合萬戮矣 上曰卿等徒觀其跡予則以情參愬若明知其情之可愬而徒觀其跡強為行法則書之史冊後世謂予何如主耶又 教曰今者允許予豈樂為上年夏有輕枷之教其時予於此處假寐夢見其人如平日顏面慰藉勞苦之際嗚咽而覺矣仍命書傳教曰諸臣之請若此待大臣之教寢焉而雖用一律豈忍視常例特命使之自盡寅明傳前啓 不允又啓湖南伯查狀中前前監司所犯贓污狼藉請一體考律勘處 依啓又啓申嚴職法只及於丁未以後御史書啓不及於丁未以前請命王府更取諸道書啓嚴加考覈一體勘律 依啓又啓權益寬罪名決不可以善地薄竄塞責請絕島安置 依啓真淳傳前啓又啓請還收洪啓一還發配所之命仍令嚴鞫得情并 不從春躋儼啓臣以洪尚容削奪事發論僚議僉同無異入侍長僚不為發啓臣之言議見輕請遞斥運宗夏亦引避真淳啓洪尚容啓臣不謂不可而新啓太多以明日相議為言則僚臺無

堅執之意矣。今粹引避臣，何可晏然請遞，斥并例批寅明，以欲論有執請出。春躋儼運宗夏，以有損臺體，請遞真淳。依啓○命嶺南御史李宗城、湖西御史李道謙、金始烱書啓中不法，守令奪告身以上照律者一體禁錮。○竄注書李壽海于康津縣，壽海疏曰：臣於頃年待罪，校史之任，適會朝著之翻換，搃裁大臣以下，并被譴黜一廳殆空。臣竊伏念先朝實錄至嚴，且重甫訖之纂修，強半之印役不可專委之一邊人，弄手故乃於新堂續印之日，臣果責勉舊僚，鎮日更仕不幸，中間事機忽變，必欲壞亂之搃裁，粹入一遵約束之堂上，適去異議，遂紛然而舊日諸郎已纍纍於圓扉矣。彌天一網，高張史局，不欲拜屈於權凶者，竄之極邊，稍有語及於史事者，投之絕島。有一新入之郎，瞞却一局，潛拔印板，而臣於校閱之際，偶覺得以為彼擅拔既印之板者，必變亂成史之意也。欲與同志諸僚合辭封章，以發其奸，而又有一種議論以為潛拔之意，必是改編之計，待其改納責以義理，登聞未晚，故隱忍度日。及至對吏之日，不得不略及供辭中禁堂無端退却飛報權門，急上短劄，要激天怒，而聖度包容，不即加罰，囹圄纒脫，史職又削。臣雖欲言，奈無其階，其所排布誠極巧密，而臣之得免嶺海，蓋亦由此。不然，臣與被竄諸僚同時納供，要其大意，只是不欲與新搃

裁為堂郎之禮而已及夫誣訐得售完史將改餘存謄郎不敢泯然而臣未徹
之供遂亦提說則禁堂自明之疏乃謂臣供到於日暮臨罷之時霎見數行旋
即還給前後周遮費盡機關者不過以拔板之史郎權力可畏故不覺其自陷
於舞弄欺罔之歸史郎疏雖張皇押闔拔板實狀粹難全掩則肆然以新例舛
喪等語乃敢為告訐秘史之計噫亦無嚴矣史局式例當印之板或有字句疑
似宜經摠裁講質者則粉板不敢洗鑄字不敢撤并藏而謹俟之雖久而不敢
動今乃徑洗粉板遽撤鑄字豈非世道之大變恠也其詆謄錄諸郎至曰此輩
不過一書役官吏局裏面非所敢知噫都廳官亦書役之官均是書役之官而
在渠則潛拔史板在人則反欲鉗勒人之驕妄謬悖一何至此然同辭納供者
并竄遐裔則苟免之耻臣難自解 上教曰壽海敢提往事恣意詆誣而一篇
精神又在首相此等蔑君命甘黨習之輩不可不屏諸遐裔不與同國仍有是
命○庚午三司伏閣五啓右議政李台佐劄請坦按律 不從○憲府申前啓
不允又啓逆賊百孝招非若死囚之胡辭援引而拿鞫之後一併同脫物情固
多不平至於吳尚億等雖以忠州狀啓中吳家村火起之說觀之其綢繆和應
之跡昭不可掩始刑未久遽有酌處臺啓徑停公議尤駭請尚億尚稷等更令

嚴鞫停啓臺官罷職不叙 答曰不允罷職不叙事依啓停啓臺官即前正言

李龜休也諫院申前啓 不允又啓權益寬拿鞫之啓蓋出重獄體之意則前

掌令洪尚容不有公議任自改律跡涉苟簡事若嘗試請削奪官職 答曰依

啓○辛未以李真望為承旨趙景壽為京畿監司李真洙為江原監司李廷濟

為大司諫成德潤為副應教蔡彭胤為刑曹叅判○三司大司憲宋寅明執義

持平趙尚命校理趙迪命獻納柳儼副校理李顯謨金尚星正言柳運尹宗夏修撰尹光益伏閣三啓 不從憲府申前啓

不允又啓景福宮風落木斫出之際守直軍憑藉濫斫發賣民間請內官及衛

將拿問科罪又啓率蓄妓妾國禁至嚴近日朝臣犯禁率置極其紛紜請令該

府定限督還 答曰并依啓諫院申前啓 不允又啓匹庶負債猶思還報况

國家既有市廛應下之價而諉以財竭不即出給有損國體為如何哉請令該

曹一一出給自今應下之數毋得踰月 答曰依啓又啓 崇陵叅奉李普憲

以名家子弟持身乖悖請汰去 不允○持平沈聖希上疏論坦事又言權詹

亦一叛臣耳當凶賊之猖獗身為道臣符印在身邊而諉以已透無意發兵致

使凶鋒來逼王畿其歇視國亂坐觀成敗之狀昭不可掩兒童走卒皆曰可殺

而充軍薄罰尚今偃息臣謂快施軍律以懲來後益寬自辨之疏便是結案尚

不一經訊覈置之似逆非逆之間昌悌雖死文案尚在一番拿鞠斷不可已也
益寬之酌處也為獄官之長者一委睿裁不欲擔當果以尹得和之言為嫌則
伸救之固不敢爭執之亦有嫌乎外避公議內濟黨私臣謂宜有飭勵之道也
嗚呼 殿下何為而竄李亮臣黜尹得和削吳瑗之職也忠言讜論迭陳於前
而投竄譴斥相續於後此何舉措臣謂亟宜收還前命使公議不泯焉噫彼三
臣者其論權以鎮何如論沈珙何如而彈墨未乾以鎮則冒沒行公珙則遽擬
國子長以鎮迹其行事不過聚斂之臣珙觀其疏語全無敬君之意臣謂斥罪
兩人且責檢擬珙者以飭臣節也 批曰權詹不必加律權益寬則既無其階
無窮問之端矣判義禁事爾言過矣李亮臣尹得和吳瑗則罰亦輕矣權以鎮
雖有固執之病前後迭出欲逐乃已沈珙疏語雖極率爾此何深罪而不擬師
儒之望乎此等處相阻過激處也○三司請對入侍迭陳力請 上曰如漢文
之仁而有後世之議今用不忍之心以示後世有何不可後世猜忌之輩觀此
可以戒矣大司憲宋寅明曰漢唐猜疑之弊懲之是矣而此則不可怒請亟賜
叅酌處分正言柳運曰猜疑二字不當於今日事矣司諫李春躋曰叅酌之請
失言矣獻納柳儼曰妓妾輩或有功勞贖良者一併刷還似近失信矣 上曰

使之自首何如寅明曰恐未合使以禮之道寅明奏憲府稱以尊先生雖已遞
之官下吏不敢違令禁條被捉之人勒令分揀使之除贖則下吏代納贖錢請
隨現論罪 上曰極為駭然各別嚴禁○壬申命罪人坦使之自盡大司憲宋
寅明執義任守迪持平趙尚命獻納柳儼正言柳運尹宗夏啓曰逆坦事以為
聖上已許一律筵教惻怛亦未覺其大違於恩法之間既明知 聖上決不允
許而強爭律名延拖時日使既施之法未即舉行則宗社一日之憂反在於此
而其所謂以法爭之者終非所以真愛君真愛國真討逆也與三司諸臣爛熳
消詳欲於今日詣闕陳劄以待 聖上之可否權停大論以解宗社一日之憂
退而自劾冀伏終未爭法之罪矣司諫李春躋顧瞻浮議忽然崖異臣等雖無
狀願忠之誠豈下於人而上不能回 聖主之聽下不能齊僚席之議畢竟不
免為債國事撓王法之歸請命削罷 批曰所失在彼於我何嫌勿辭司諫李
春躋上䟽言逆坦所犯何等罪名國無法則已有法則不於此而何施願施王
法仍請庭籲時無故在京而不進參者居在近畿而不入來者摘發科罪 批
曰昨日下午教悉據予意則若是崖異誠乎不誠乎事君之道但當以誠其或守
文具而不體攄心腹之教則非誠也顧瞻前後必欲自異非誠也此等之習予

實病之疏末事過矣校理趙迪命副校理李顯謨修撰尹光益因李春躋崖異
停論引嫌徑出大意與寅明啓同寅明等遂停合啓又上疏曰臣等既未能格
回天聽使逆魁假息又不能孚感僚席使異議橫生大論之收殺無期三司相
議權停大論雖其斷斷此心知者知之而壞典刑負職責之罪萬死難贖迸出
闕外席藁待命願治臣等之罪以殲臺閣 批曰已洞知勿辭亦勿待命迪命
等亦疏引 批亦同右副承旨徐宗王請對奏坦事三司停論當捧傳旨矣
上曰以使之自處書出 命書傳教略曰法者 祖宗朝法也非我一人之法
故不得不勉從而歷觀古昔帝王於此等處有可保而不善為者心常慨歎因
予涼德敦親之化未行於國使凶逆藉口痛恨咽塞不能盡諭 命坦自盡時
勿令督促雖檢驗舊例只令部官醫生府吏入檢○命江原前監司李衡佐仍
任 教曰方伯重任既得人則久任方可責成限明秋仍任以觀成效○領議
政李光佐上疏言吳瑗之驅迫脅勒比李亮臣有浮其疏曰以聯劄歸之於彞
倫所關彞倫二字豈敢下得於此事臣之前疏曰大處分一撓則彞倫斃敗此
其語意毫髮近似於瑗之所云乎終始一心無所變遷彼首尾凡三變者獨何
為也 殿下處分實為萬萬世立民極君君臣臣之教將與天壤昭垂君君臣

臣獨非曩倫而何哉伏乞召還近侍仍命勘臣罪負 賜優批慰諭○江原道
江陵府馬生駒兩頭六足○癸酉以尹彙貞為校理鄭羽良為副修撰○司諫
李春躋啓曰大臣之賓廳一劄旋撤庭籲以準請之責一付之三司而不意執
法之地遽有將順之議 聖上此舉苟當法而當理但當即日奉承何必伏閣
請對為也既知不能執法之為非而旋欲自劾則其所權停誠乎直乎臺避批
旨未燭臣本情請遞斥 例批正言許集以執法之論臺體固然 聖批僚斥
何必深嫌請李春躋出任 依啓

英宗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體天建極聖功神化大成廣運
開泰基永堯明舜哲乾健坤寧翼文宣武熙敬顯孝大王實錄卷之二十一

(B)
732.55
4724
[v.25]
no.17
0230135

昭和七年二月二十日印刷
昭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25]

no.17